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六

記

醉經堂記



王子築室於中唐既落成揭之曰醉經客有過而疑
 焉曰古之人名其室廬蓋皆砭所欲而啟不逮今吾
 子年踰強仕讀書學道積有寒暑方以醉經為志且
 平昔所尊何經所嗜者何學耶子應之曰人孰不飲
 食得其味者或寡矣且天下之事必綦其所嗜而後
 得之如易牙之別味養叔之治射秋之於奕伯倫之
 於酒唯其嗜之酷故能造乎極而濟其歲者矣矧五
 經者聖人之成法生民之大命係焉若夫盡乾坤之
 變極萬物之情鬼神之所以幽吉凶消長之所以著

使人窮神知化樂而不憂遊而無悶者易之道也性情之所養禮義之所當正天地鬼神之所以感動草木昆蟲之所以區別俾多聞博識益耳目之聰明者詩之教也五帝之建極三代之受授邦本所以基而固生民所以厚而康布在方策示人主以軌範者書之與也飲食有節進退有度使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上下志定而無僭越危亂之禍者禮之實也公是非明褒貶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亂臣賊子之所以懼萬世而下使大中至正之道網維世教不至於魑魅魍魎者春秋之法也斯五者天下之達道堯舜以之無為湯武以之順守周公以之輔相孔孟以之垂教伊尹之致其君顏子之樂其樂其皆出於此乎然非嗜之酷資之深守死善道殆未窺其窾奧也若予也幼而學以舉業汨其真壯而仕以真行易所守內之中和以植其本外啟禮義以制其宜望道而未見歆醜而失醇所謂清廟之玄酒至道之膏腴時或揚觶一嚼卒未造乎古人中聖之地故事變之來酬酢倒置鮮中律節此無他志之不立經之不明故也嗚呼予乎其將醉于經乎朝而漫六藝之醲郁夕而味百家之異同然後躡丘臺而望千鍾之聖騁輿府而追百觚之賢神凝妙理心粹太和浩浩其天淵淵其淵不知我之醉經經之醉我是則醉經為志不其曠且樂歟重為歌之曰能者在人不能者在天幼學壯行訂夫學之正偏道之隆污一聽天之云然彼君子

考盡其情之所全故無入而不自得焉有河上大人者出庶幾知予心之拳拳客曰若子之志似酣且適矣尚何言哉廼揖而退因書其言于壁不惟志其所欲亦且規其未至者日就月將果能粹于全經者乎時至元丁卯夏六月中伏日經堂主人王仲謀父託

博望侯廟辯記

頓坊距汲縣東北二十五里川原衍沃泉流交貫蓋蒼水沉沈至此而後發厥田宜稻與麻平時修竹彌望號稱小蘇門按圖誌其地啟墟近郊太行之朝陽也坊北不百舉武有岡陂陀際山西來岡首有祠俗相承云漢博望侯張騫廟侯之塚在焉予讀西漢書騫自建元中使西域通烏孫而卒塚今在漢中此安得

騫之墓

哉是乃樂史所辨汲縣東北五十里有岡

田博望上有石墳洎二石表云張騫塚非也乃故原

武典農高府君之神道呼為石柱國者是也然不明

府君何代人而典農魏晉間秩號見晉書何曾傳曾

將其於郡人有功因屋而祀之昭昭矣今縣治去頓

坊二十里而遙曰五十里者攷之蓋距古汲城而言

也又按唐志書武德六年改共城為共州置博望縣

此亦因岡而為名故土人不究是非直以崗縣名與

騫侯封相同遂指為騫之塚廟何其誤哉至元四年

外叔韓澍來官教以廟辯見囑予因為說曰明則有

禮樂幽則有鬼神幽明雖殊其理罔間騫若有靈恐

不能一朝居此且以名亂實者君子惡諸守令者民

神之主也。一旦有事，祠下幣祝，交獻明以典，農高君而曰：博望張侯，吾誰欺欺神乎？言且不順，而望神之妥靈，眇蠶吾未之信也。嗚呼！正名實，明祀典，有司之事也。今侯之為縣首，以孚誠感通神明，致雨暘之應，以利其鄉人，故正茲名實之不正，足以見侯之蒞官，興事不苟云。歲丁卯，壯陽月，夏至後三日，郡人王惲記。

洄溪記 有銘

王子性僻野，喜泉石，樂之窮老而不饜。間歲冒田郭西，廣且百畝，土瘠而甌。史特以溪流回護，居水之腹，景氣古澹，令人有足爰者。且清泉二水，近自蘇嶺，遠發黑山，至共西南而後合，縈帶林野，百里而後渡。汲予嘗登丘望遠，溪自郭氏林塢，往北流，運肘而東，指

盡三里而北，驚沉沉無聲，若白虹西來，束田為腹，視兩際為最深，惟其崖岸峻曲，故淵流紆緩，黛瀉膏滢，倒影空碧，其或匯而為盤，渦嚶而為浦，潏橫煙漠漠，魚鳥飛沒，此溪曲之大率也。至若林霏未開，披拂縞練，風漪遊行，殆縈而轉，夕月秋霽，瑤琨滿溪，流光空明，蕩而復回，金支翠旂，有來宓妃，鷗汎汎而不下，舟搖搖而若維，是則淵洄泱泱，容態百出，澄萬慮，駐景色，可喜可觀者也。若夫滄淪淵默，溪之靈也；浸潤原野，溪之德也；窟宅蛟鼉，溪之神也；變態曲折，隨物賦形，溪之文也；衆壑來會，喻欬呷，納溪之量也；湯湯洋洋，旦夜不息，是又溪之無盡藏也。豈幽人智士樂而不饜者，良以此與予久閑寂，若為時所遺也。日以杖

履徜徉溪上屏翳翳遠馬牛疏歲惡以潔溪之流屋
無幾溪之神似喜予之主也林壑從而增華雲烟為
之動色臨溪而漁藉草而坐不勞登涉指顧之頃其
溪山之勝魚鳥之樂盡在吾目中矣王子於是醉而
歌起而舞振靈脩之遠駕襲九淵之神電不知世之
遺我我之遠世將淵潛以自珍也昔柳州謫永易冉
而為愚元結刺道以語而銘溪今予扳二公之例錫
汝曰洄溪其誰將不然安知夫溪神不擊節嘆賞喜
其名嘉而實得時出歌舞以樂其不世之遇也耶銘
曰浩浩川流逝何速兮涓涓石雷時或窮兮水維淵
洄物所鐘兮吾庸名汝亦自容兮汝安吾命允冲融兮
邑無君子吾遠從兮倘彼蟪蛄追神電兮匪惟自珍

俟吾道之隆兮

殷太師廟重建外門記

廟有外門舊矣金泰和四年節度使孟公鑄易而新
之近代以來廢撤不復者蓋三紀焉維

皇朝至元元年郡侯渤海王復命汲縣令葛祐作新

太師之祠奉明詔而緝廢興也越明年春二月神

宇甫完移治令下逮夏五月郡人韓澍來令茲邑奠謁

祠下顧瞻臺門未克完具殆無以稱新宮而揭虔敬明

年秋七月廼經始焉順歲成而樂民用也九月初吉告

成厥功輪奐爽塏神游敞然風馬雲車肅焉來臨左林

右象奕奕動色既而主縣簿高顛泊其屬願以事文諸

廟石遂再拜請書於惓惓曰太師之墓在衛境聖蹟也

按祭秩常祀也。自殷迄今二千有餘歲矣。神之所以凜然如生，血食不絕者，豈非忠義之氣粹而為喬嶽，融而為列星，窮天地亘萬古，作大閑為民極故也。孔子稱殷有三仁焉，蓋至誠惻怛之心，其揆一也。太師之進諫，不去箕子之法，授聖也。太師之殺身成仁，微子之志存宗也。前代以二賢配饗廟庭，亦見夫顯異尊崇之禮宜矣。然一門之後，不可不謂全功重嘉令之為縣，民安政簡而復致敬於明神，繼成前功，可謂能也已。故詳書本末，以俟來哲。至元丁卯秋九月重九日謹記。

種柳記

古之人十年種木，俟以時而充吾用也。然五十不藝樹者，謂夫歲月之不我予也。物之易生，莫柳若也。自

拱把至於合抱，將十餘歲耳。今年春，命家僮斧東城之柳七十有二本，植諸洄溪之上。清流溉其根，時雨濯其顛。甫閱月，枝葉扶蘇，已復可愛。異時材則充吾家棟宇之用，薪則供吾爨，下朝夕之須，斧斤以時，有不勝其用者矣。不然，畏日凝空，炎風灼野，長條美蔭拂堤岸，而庇清流，使龜魚游泳，為牛馬憇息之所，亦田家之一快也。吾今年四十有二，小子其識之。且念夫天之生物，無匪益於人者。人為物靈，後萬有而君之，亦莫不極焉。不知加我數年，能有益於物也。果何如哉。時至元戊辰夏六月洄溪主人記。

社壇記

田之置社，所從來尚矣。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有社。

蓋所以神地道而美民報也其制墳而不屋俾之受霜
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社者五土之田田主之所依
也各以方所宜木壽之以表其位夏以松殷以栢周
以栗是也祀以春秋始用祈而終有報也日用甲祭
之常而取其始也配以稷蓋稷為五穀之長且稷非
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以其同功均利
更相載養故也至元三年秋予買田於清水之南墾
斲樹藝且歷歲時得田二百餘畝方之圭潔蓋以倍
蓰矣若夫水土之賜莫非君恩乾溢豐凶寔維神
所托焉是不可不明乎本觀衛土所宜惟索為然故
於舍之西南若干步就其水以為神表著之位春祈
秋報用安以妥嗚呼社禮之廢久矣肯本趨末者眾
古之為民者四各有恒業不相嗛雜今三者不易為
士者獨失所守遑遑載質不相吊於道路者幾何人
斯若予也工商賤事非所宜為以幸為利義之所不
敢出也是則耕而後食藉之為育廉之地誠又性之
所便身之所安爾予一夫耳其能化鄉人乎以為吾
朝餼羊使田正有所依而知載養之功德合無疆矣
於是手書時四年丁卯冬十月也

孔履記

孔子歿千有八百餘歲小子憚獲拜履綦於先進趙
公學舍吁可敬也履制極古長尺有二寸其圈以絲
藉則以象為之紋作古方花角結駢羅純絡如畫不
可端倪厥首几几侶圓而方狀若物勾勢欲上連循

口有衣如冒可相掩覆傍綴繩約長約數寸殆用拘
縛以斂口哆環脣之周中貫纒糾疊踵之后辨結方
舒情鼻穿徹色蒼艾無光亮之織疋者逮弊絲之堅
凝者不變也於是拂拭睇眎起敬起愛恍如升君子
之堂仰高風攀逸駕而聆足音之是然也若夫履者
禮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况吾夫子踐履之物哉吾
儕小人可不敬而視之且夫子相魯七日誅郊於兩
觀之下如由賜之徒尚愕然而驚况魯人手然視其所
履甚詳可得而考也夾谷之會齊以萊兵劫公孔子
履堦而上不盡一等是履也凝然山立兵却魯張其無
嚴諸侯之勇可得而見也然後退而閑居從容中道
與玉千之徒翱翔於洙泗之間接武於杏壇之上其

素履之往坦坦幽人之貞可得而觀也俾後之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順而履之者昌捨而違之者亡宜乎
吾夫子萬世之下凝旒袞履帝位而不疚其道先
明者焉嗚呼當宗奉者聖人之功也當踐履者聖人
之跡也苟知其功而不踐其迹與嗜古物為耳目之
玩者等矣是誠不可不知其所當履也中統三年夏
五月同宣撫徐世隆都司劉郁幽陵張著觀汲郡王
惲拜手稽首而為之記

殷少師比干廟肇祀記

總管趙郡陳公治衛之明年政平訟理一日謂僚佐
曰太師比干之神古今之盛烈也以視事之初未遑
致祭為守臣者是殆闕如况在明詔又當黃奉神

不於其祭吾烏乎用吾祭噫斯典之廢久矣禮失而
野當以義起且四時以秋為金五行以金為義而太
師之徵烈忠貞剛毅蓋與秋律一也今以秋令祀之庶
幾氣可應而神來格也僉曰俞公於是擇穀旦謹齋
沐得秋九月十有四日戊戌夜漏下四十分公乃延郡
之賓及泊府之幕屬畢集祠下賈明公歛衽以入乃
即厥事鼓鐘既陳賓從就列籩豆靜嘉牲醑香脯奠
獻禮成冷風穆然忻忻康樂神具醉飽從祀者凡十
有九人對越靈威精魂動盪殆肅如也既闔戶賓主
序位主人示曠度略苛禮歌管交奏饜飫神貺公乃
詠擬騷之九誦賦伐木之卒章洗爵揚觶以極歡暢
顧謂坐客曰祀以秋期肇自於是可乎客乃聞而贊

之為之歌曰沈寥兮九秋神粹兮一氣百卉兮具腓
貞松兮勁厲來雲兮度帝迴風兮滿旆坎坎兮躡躡
人神兮具醉雨暘兮時若神賜兮屢歲爰祀兮清高
自公兮毋替燕既終賓主揖而退繹之明夜大雨信宿
乃止咸曰時雨之應豈非公之至誠所感耶公以謙
撝自牧乃謝不敏曰暘雨與會予何德以致之既而
府從事李端告予曰公自下車跡其善政有不可掩
焉者其於事神治人可謂備矣且文諸廟石以旌厥
美衛人王憚偉其言而嘉之於是乎託至元丁卯冬
十月也

楊氏塑馬記

至元二年春三月運副楊君祝香濟瀆道宿承恩夢

人驅瘞馬而西、寤而異之、及投誠沉海、出紵衣以賜、
因默祝曰、幽靈如此、當復來以荅神、既越翼日、馬無
病而斃、即火之、俾授陰策、明年春再走祠下、追念驥
德與相之權奇、有足見於土木、而聳陰馭之儀者、廼
命工塑設於神庭之右、驤首振鬣、勢殆躍如、既而楊
再拜請託於予、予謂清濟在天地間、一水耳、唯其不
常流亂涉、河溢榮沈、狀地中獨達于海、故曰清、此濟
之所以神也、祭秩視諸侯、有國者祀之、近代來歲時
香火奔走百郡、世之人豈以靈淵駭歎、變幻百出、能
警動人耳目、以為瀆不測之神耶、夫神聰明正直者、
恐不爾必矣、且楊君誠心所貫、發於夢夢之所得見、
於行事、其亦敬共篤信、聽於神而不疑者也、然心即

神也、神即心也、吾恐方寸靈明之地、即天地百神之
主、而吉凶禍福、不由乎已、而由神乎哉、昔昌黎公碑
羅池神、筆李儀醉踏廟下、以為靈尚、何怪於此哉、至
元丁卯秋七月日記

游霖落山記

刻本此山有游玉泉山記

州西北四十里有山曰霖落寺、曰香泉者、初自寺庄
入山門、約行六七里、峰回路轉、得古浮圖、亭亭出香
霽間、青嶂回抱、真畫圖也、望東北諸峰、頂磨蒼穹、足
注絕壑、山之椒、萬石林立、極太湖奇特之狀、半空磊落、
勢若飛來、蒼官老栢、儼侍上下、雲煙空翠、廟揖不聯、
即霖落山也、行百餘步、徑漸狹、東石華、確不能騎、青
鞋竹杖、推挽以進、還自絕澗底、陟西磴、道入寺、殿廢

基枕巔崖上東西二佛龕歲月崢嶸皆開元間物也
南瞰哀壑心魄為動王子與客循東崖而下抵霖落
山足仰看青壁斗絕如削今謂之捨身崖者是也少
憇轉而升東北石磴攀蘿躡蕪度滴乳古巖再折而
抵華嚴壁下壁磨崖為之作隸書刻華嚴部特精緻
可觀字約萬數木客誕誇時出先怪中鑿巨龕古佛
護以龍象其香泉自經洞石罅中流出穿雲雷石復
從乳巖半腹下瀉作瀑布流飛濺叢石間珠跳玉迸
頃刻百斛山藉以潤寺仰以清也西崖對峙老色積
鐵怪石出榭樹間躑躅騰挐衆獸相搏望之愕然而
恐野人指予而告曰此獅子崑也其西北一峯天成
如臺石逕作梯盤屈而上若雌霓掛樹連卷未收即

寺之眺月臺也寺故址山中相傳昔魏安王起雪宮
於此故宋人石刻皆引魏離宮故事有崎嶇一逕入
禪扉魏主離宮在翠微之句金盛時殿閣極侈今祇稠
禪師一殿巖然獨存所恨薄暮不獲陟連雲絕頂放
曠遠目以盡諸山之勝令人仰視飄然有整翮凌雲
之志既而林風振壑寒日下山蒼然暮色自遠而至
猿鳴兕叫凜不可留遂自南山半腰歷蘇磴俯若岸
盤馬謹轡而還回顧寺塔瑱煙四合無復所見但覺
西山爽氣清潤雄秀溢我心目襟袂以之淋漓詩脾
為之清壯也夫遊覽細事也功名之士有所不取然
謝傅之放情丘壑羊公之興懷峴首二賢者其功業
豈下於人我要之高人勝士不無瀟灑出塵之想闌

閩塵俗觸眼可惡時於山川風煙勝處垂橐而往相
載而歸俾廓落之懷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
吾向之未始遊焉如何若曰功名顯赫如二公而後
可噫高天厚地須富貴何時邪癸亥冬十二月望日
記

新井記有銘

水之滋人至矣予城居三十年口泉而無井亦一苦
也蓋飲食酒茗之用日不暇數十斛率以僕奴遠汲
取足誠可憫也中統四年夏六月朔召井工鑿井於
舍南隙地告成於是月上旬之戊午凡用錢布四千
五百後傭三十六甃甃三千二百其深四尋有二尺
既汲果食冽而多泉味之莫榮井若也且夫汲之為

郡一咽會也吾聞生聚繁夥之地水率鹹苦井而得
美泉者百不一二數何則腐穢滲漉之餘故也予生
也多疾鹹苦之味尤所禁忌今新泉若是而甘且冽天
其或者滂沱我心肺滌濯我五臟沛然助往來生生
之資而供無窮之用也是宜銘銘曰
四年季夏日戊午鑿井得泉甘勝乳古云飲之疾可
愈朝來汲引已堪觀金沙離離流百腋一泓寒碧蒼
烟吐愚知湧深滌水府劇郡之水率斥鹵此泉扶衰
殆天與我嬰重潔縉脩組尚飲來者無窮數

登觀雀樓記

予少從進士泌陽趙府君學先生河中人故兒時得
聞此州樓觀雄天下而觀雀者尤為之甲及讀唐李

虞部暢當王之渙等詩壯其藻思令人飄飄然有整
翻凌雲之想擬一登而未能也至元壬申春三月由
御史裒行來官晉府因竊喜幸曰蒲為屬郡且判府
職固廳幕而開掌有額務國制判官典郵傳季得
乘駟檢劾稽緩西南河關勝槩固形於夢寐中矣其
歲冬十一月戊寅奉堂移借來俾按事此州遂獲登
故基徙倚盤礴情逸雲上於是俯洪河面太華揖首
陽雖傑觀委地昔人已非而河山之偉風煙之勝不
殊於往古矣於是詠採薇之歌有懷舜德起臨河之
歎而思禹功坐客顧笑舉酒相屬何其思之深而樂
之多也噫昔韓吏部欲造登南昌閣者屢矣至於刺
潮移袁濱潭卒莫之遂祇獲載名其上列三王之次

今雖罄適夙昔盡登臨之美而不覩瓌偉截案之觀
廼知勝賞有數樂事不可并也借來者古肥戴剛柔
克滄陽馬昫德昌營州張思誠誠叔子翁孺侍行是
歲陽復後一日承直郎汲郡王惲仲謀甫記

平陽府新脩星丸漏記

經漏之法蓋所以司天地之朝昏倣官民之動息郡
邑皆得置之遵古制也平陽府治舊有漏設臺門上
近代來名存器亡且鍾鼓而已視事初思有以更張
之遂得遺法所謂木漏星丸者也其制為夾屏高幾
尋廣則半之中布欹道七折用棘作丸彈如凡六十
數以循環六十分晝夜百刻之度又按中星制十二
圖定日月寒暑消長遲速之候注丸為分積分取照

積點成列均平五更定為成式至元十年春二月丁未新漏告成法簡而易知理明而度應信手可恒用而不息者也噫君子之為政自一已而達之物因物而取信於民茲漏之設首不自信而勤於政豈惟伊漏之愧將何以化齊民哉爰作歲以自警其辭曰在昔上古挈壺有職堯水懷山欽若星歷緊爾經漏亦政令所棘不夙則暮匪時動息今也具成官民攸則彼寧不動政荒業隳嗚呼有官率先是思

太平縣宣聖廟重建賢廊記

二帝三王之道逮孔子而後明然師授私淑傳之後世俾彛倫攸叙而不斁者七十子有力焉是則配侍於聖人也宜矣太平晉國故封今為絳之劇邑襟山

帶河衝會南北故其俗率勤儉剛義憂深思遠有陶唐之遺風焉為縣者必欲明倫復古吾夫子之教其可後乎縣有廟學國朝已來具法官而虛兩序春秋奠獻自侯已降位設牖下其於典憲是殆闕然至元八年夏進義副尉平遙任興嗣來主縣簿觀其如是概焉興感乃祗會教官張鑄孫某暨邑之士人相與庀材僦工經營以方凡為室東西各五楹暈飛翼棘與焉維新遂圖七十子肖像于壁先哲當座素臣儼如載尊載儀咸列斯宮吁何其偉哉以至元癸酉秋八月行釋菜之禮用安神棲邦人而化士興于學若任君者其於承宣之職可謂知所先務矣爰作詩以歌之其辭曰

元聖垂教先天後終用廣發越群賢之功於赫魯諸
如日在空建極明治萬古是宗宜其報禮極熾而隆
奕奕兩序厥功固微小善罔棄大焉可希刻詩廟門
來者庶幾

澤州新脩天井閣夫子廟記

舜澤南逕太行左腹百里而遙走懷洛道也當天井
閣衝有殿屋巍然高出林表曰夫子廟廟之建莫究
所從來歲年滋久物不能終壯故脊北瓦裂椽多榱
傾障蓋日疏風雨攸斲寢及于壞行人過客朝揖夕
處車隱戶間火燧柱下燠翳蕪曠惡不可曉孰謂神
能一朝而妥於此乎莫瀆慢此若某以至元九年夏
四月調官平陽道出祠下愕眙嗟咨詎可下墜教基

俾守土者大貽神羞吾儒安得不受其責於是屬州
尹皇甫琰以營圖越明年冬十月迺經始焉完故
益新克壯于昔而復繕周垣建宗門固扁鐫既治既
除神宇肅敬又明年春正月州判官張漢來告迄功
且致尹意求予文以記之曰祠雖葺而稍新固不足
為成功然轍跡事不辨諸廟石無以警山野俗若
載之恐以誣傳誣惟明府有以述之嗚呼惟夫子之
道本原於天天理出於人心固有周衰王者迹熄邪
說暴行大作天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恐遂湮
微又不能聲臭諄諄下誨於人故誕生元聖祖述憲
章振鐸不土於是觀周如陳聘楚轍環於齊祖宋衛
之郊蓋將以明倫建極復其固有之天俾君臣義

父子恩夫婦別朋友信長幼序天地位萬物育而已
 其道則禮樂刑政其文則詩書易春秋如水火菽粟
 日用而不可離非有誕漫詭異難行不經之事萬世
 而下順而履之者昌逆而違之者亡論夫神化無方
 之妙復有大於此者歟又何俟草間之鼠石上之輟
 警流俗而駭衆目者哉然按世家孔子將西見簡子
 於晉聞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嘆曰吾之不濟命也
 今澤墮晉之東鄙廟之設豈非出於人心景慕敬信
 如瞻天就日有不可廢焉者先賢因之以神道設教
 明夫聖道溥博無所往而不在彌六合而滿坑谷也
 故併及之尚來者無惑尹譚琰字國瑞姓皇甫氏潞
 之襄垣人賢而有文為政勤彊練審聲藉甚于時十

一年歲在甲戌正月既望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
 官汲郡王惲謹記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六

游玉泉山記

刻本在楊氏觀馬記下今校補

玉泉附都之名山也予十年前三走居庸以事梗未遑一遊有願揖雲煙而已至元七年四
 月廿一日與憲臺諸公出錢高劉二侍御於高梁河上各既去相與並騎且話且前舉目瞻
 佇已次甕山因共為玉泉之游於是轉因陵過碾莊望西南林壑煙霏空翠襟袖為之淋漓也
 遂舍騎而步歷佛閣觀樞泉偃靈釐之寫訝玉虹之驚命童子以銀盃挹水於石鯨之口清冷甘
 冽三咽乃已於是攀雲蘿轉山腹不百餘步

躡苔

平湖令人有擘舟昆明之想稍西得

而 又 華石洞三字鮮衣盤礴 酒談噉 大 洽所歡充然有所得之俗頂
 日 澗空清和扇物雲光湖水倒影一碧 子與客 春山之詩歌離宮之曲不知 之屬官日在
 山也歌曰昔人作宮兮重高扉今 來游兮登故基山田有苗兮漁有磯鳥飛臨泳兮同一 翠華一去兮
 落暉山川良是步往事非感令德 人悲我生胡為兮亦栖栖滄浪水清兮濯冠 去思

意於得 而然若

各

意

賞遂成斯游至有心於成約與造物者

於日之內而償數窮年之勞不為事奪風雨妨者殆無幾耳子然後知天下之事任術以去取留意於成全
 者皆以私智自私則夫自然之理也可勝嘆哉同游者凡六人范陽李公弼秦臺楊子秀鄆城韓君美涇
 水梁幹臣太原温次霄汲郡王仲謀期不至者饒陽高瑞卿涑水邢良輔饒不及者固安王輔之相州
 馬才卿

嘉慶甲戌十一月二十日黃昏陰晦欲雪校此卷并錄補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七

平陽路景行里新修岱嶽行祠記

岱宗東方之鎮山有國者得以旅焉祭典下哀世以
 神司命萬類死生禍福幽明會歸故所在駿奔奉
 祀惟恐居後去之遠者其敬篤事之肅者祠愈崇益
 其風俗使然復何怪焉平陽故族張士信等信之篤
 事之尤謹者也常以匪廟而貌之不足妥靈揭虔禱
 人於善也於是傾皆擇勝得東南陬景行里夾壇之
 地甚延奠其神觀焉寔經始于辛卯歲之三月落成
 于至元之戊辰凡締屋幾三十楹前殿後寢兩廡對
 翼中設冥府諸像曰昭惠君蒿里相祈嗣位五蘊使
 直及陰圜變相擁衛環列罔不畢備巍 煌 帝君有

先俾觀者起敬加畏知所勸戒善油然而生于衷洋
洋焉對越靈威如在其左右也下至作樂有亭省牲
有偏便戶鑿于西臺門故其南際瞻餘祠號稱整肅
吁勤亦至矣一日來丐文於予將紀其興建本末洎
信助者之名氏永昭于後因畧為論述之嗚呼古人
以神道設教今也作新祠宇為事理雖殊而勢有固
然者自禮義亡而世教不明於下一鄉之士秉彛心
而私淑人者不爾則弗克晤陋民而倣薄俗是則後
人之意也欬然神也者聰明正直福善禍淫乃其職
耳奉之者歲時儀獻能齊莊沐潔遠惡遷善可薦而
不為神羞吾知夫朋酒斯饗獲簡穰之祉矣不然慊
自中積象恭于神雖鐸之以鍾鼓之音腆之以牲幣

之禮芳菲滿堂三獻具舉神將厭而不顧尚何福之
有哉幸來者詳特書之意庶乎其遠黯矣十有二年
春二月平陽路總管府判官汲郡王惲謹記

絳州正平縣新開溥潤渠記

至元改號之六載詔立大司農司其品秩僚屬時
與兩府埒蓋以農桑大本滋殖元元莫斯為重故崇
職掌開藉田以率先天下外建行司曰使而副歲
時巡視青郡縣長吏條綱甚悉考其成績而明殿最
凡先農之遺功陂澤之伏利崇山翳野前人所未盡
者靡不興舉東雍之地厥土赤殖墾雖潤蓄兩河高
則腴而亢下者鹵而瘠時雨稍愆歲功不稔州尹馬
君憲之遂按行川浸思有以濟其艱而敬承

天子之明詔曰澮吾所用也於是度原隰順水勢距
郡治東南三十里曰楊程鄉澮入汾所至橫截水衝
捷石為堰者三裏可六十步武穿崖壑阜激之北驚
波神委蛇來就束帶郭門而西注汾其間長溝通洫
蔓引枝分溉田度二千餘畝水性濁滓流惡灌腴於
田甚宜業已波及獲可畝一鍾凡役工若干計未週
歲而渠事告成蓋君以規度有方衆樂其溥博之施
也故自始迄終曾不告勞絳下老人相與材公之為
感公之勤欽明命霈利澤終以實惠及民愆予文
以記之子嘗有事於鼓溪之神登高望遠觀隋令梁
公軌引用鼓水分溉田疇凡絳之西北郊於今蒙被
其澤每惜其水有餘利而河為限彼晉之東國值旱

暎思以一杯沃枯槁而不可得嗚呼何跬步相望而
有苦樂之間哉今馬君銳興茲後出衆慮之所不及
行前世所未行俾汾左之田溥洽膏潤仁民之功其
利博哉百載而下將見府君與梁公並祀而同談者
矣董其後者寔縣尹趙某簿王某能事其事而不負
所責勤亦至矣故併及之且採民謠而為之歌歌曰
新渠成汾之澮溉我田流瀉鹵公雖劬民獲所昔也
豐穰穫幾許今縱旱暎決渠雨甌窶滿篝公所與公
惠我兮毋速去我報公兮烏所觀刻石河濱照千古

遊王官谷記

山之與水相脊而後勝山非水則石悴而雲枯水非
山則勢夷而氣泊二者雖具得其人而後名中條山

王官谷其萃美之尤者也。山闔首河曲連亘北驚為雷首為栖巖為萬固運時而東為五老又東而得王官谷。谷漢故壘名有唐司空表聖之別業至今遺像休休亭在焉。至元甲戌夏六月予以檢括牧田會蒲已而奔命珣瑕取道于虞王官諸峰指顧東邁後八日因恙小林暑雨旬霽遐想風煙情逸雲上遂幡然來游。始自固氏西南行約四五里抵山門歷磴平進無顛頓推挽之勞不百許步已入山堂。隙中矣其繚而曲深而容垂蘿灌木磐石美蔭草香而土肥環峰疊嶂碧壺瑤甕濃淡覆露內曠而外掩無擁遏拂鬱之氣蓋谷田中高狀作層陞勢相覆疊耐辱所謂上下方者是也。東西兩山曰壺門夕陽青壁矗立漸絕

如削中峯曰天柱秀拔特起如鼇鼻噓空高齧雲表不與衆峰聯絡真奇觀也。峰半有石突然曰落鶴臺又西有石拱立曰雙人左右斷崖水作瀑流下瀉如仙人解佩天紳未收西則泉脈出縮以乾溢為度東則飛灑噴薄陰壑恒雨砰崖激石下注幽澗是謂貽溪者是也。山藉以潤人仰以清物滋以榮也。王子於是歛衽薦茗謁司空祠下退觀休亭諸詩既高公之名節且詫谷之深秀也。青鞋竹杖扶掖上征抵天柱峯足望東崑瀑布礧礧三詔亭上因留宿焉。時月出山路萬籟沉寂涼露洗空失暑所在青嶂瑤光非復塵世其東溪水聲如遠鼓滄：隱動林壑顧謂兒子孺曰此山靈張樂喜其來而作予氣也。深夜久聞毛

髮森豎山人李珣出司空一鳴集相與披讀於露幌
風簷之際顧瞻林影如見須眉乃酌水再酌乞靈於
公詠休之歌思考槃之樂安得黃金買堪乘之鶴
追仙游於寥廓也邪不然搖江山之筆吸撐霆之氣
貯濯詩脾以增益其未至庶幾列名於王駕李生之
次亦所願也日既晏徘徊久之出山林霏煙翠漠然
四合回望谷口無復所見庚伏中旬后三日共溪雲
隱記

待旦軒記

至元壬申歲予自御史調官平陽扁私居之軒曰待
旦蓋所以礪厥志而儆不逮也矧河東列城五十棋布
相望大府寔根本所在而風俗係焉國制長官坐廳幕

列下僚位東西與別駕嚮至扶筆判斷一定于上官
僚若無所事及占署牘尾無細大通得可否之是則
位雖下所責亦不輕第以品位有崇卑材術有優劣
得其人則分安而政舉非其材則身散而事去自惟
氣質疎散心雖勉強撫字無方故就列已來朝夕惕
勵如恐弗勝當其夜漏將盡晨鷄始興矍起盥漱即
夫清明假寐之際得無深思者乎其於德澤川流何
宣布焉庠序媚興何申重焉網維未振何主張焉風
俗未醇何肅清焉吏泐務勞何理亂焉訟繁獄滯何
簡郵焉屬邑不共曷先率焉賢才在下曷薦揚焉靜
言念茲有公以處心勤以集事耳噫周公聖臣也負
宸履藉以當冢宰之位至於思兼三王而施四事猶

坐以待旦勤強不息况其下者乎蓋勤則為補拙之
資公即具生明之本無私則心安心安則理得理得
則言順克勤則匪懈匪懈則力行力行則事隨事隨
則物化此理之固然無復疑者苟不是念而甘糞土
其身卑：訛：藉廩祿為代耕之地與夫工不事：
計日取傭者奚異哉恐食焉而氣拂寢焉而體艱尚
何根本是賴風化得喪之所係焉若此者豈惟媿負
中積而獲罪于時將見嘯于梁者下瞰其室矣於是
乎大書屋壁庶抑詩之自警云明年夏五月二日靖
共堂主人汲郡王惲記

畫記

近世之沒者以平時服玩遺宗屬賓友諺云留念緒

然非故舊知愛之至則不爾平陽刁君嘗飲于私
第酒酣出古畫一麓中得龍嵩山水兩幅其山骨鬱
茂林屋黯密蓋學中立而逼真者也上題云丙申春
孟留汾水時為康王閏所作時金大定十六年也歲
月崢嶸迄至元甲戌九十餘載矣余歎賞者久之刁
即前用為壽辭焉明年乙亥春君以疾終既卒哭其
家持畫來既遵治命也嗚呼君與余非故交深知者
且南麓畫在士大夫間固有品格然不過一物耳其
可重者氣與義也昔曾子易箒而後歿愛其禮也今
君當萬事已矣之際事有不遑及者乃以是為囑篤
夫義故也吁哀俗波蕩中能耿：取信如此可謂信
義不失者矣時於軒楹間屐對斯畫愜然想見其人

未嘗不為之嘻歎也。君諱國器，資敦純，早以勲闕為征西帥，臨敵決戰，以果毅稱軍中。後因疾去職，僻居田間，怡然自得，人不知為故侯失將也。

西山經行記

至元乙亥秋七月，被藩府檄，偕來伴盧君，採文石於晉丙申如襄陵董治廩事館許氏東堂。八月庚子，次西梁，賈明致祭黃崖山下，遂命工。即後借榻普照僧舍，凡再宿，有以義成石為言者。壬寅馬北首旁山行，入臨汾界，過侯氏四水等峪，踰山尾，得王莊峪，口敞豁夷衍，北連白陵砦，脚既夕，宿龍子祠南。晉寧望癸卯下井峪，渡麻柵澗，自獅子鼻登山，越石門，是為姑峪。西山諸峪，凡十有八處，姑射王莊寔為之要，蓋南

達吉鄉北走紫川道也。前臨渚岸，觀陰定關，形峽束若石門，然僅通人過。想夫秋潦滄汾，群壑來注，掀騰勃怒，萬馬東駛，遽阨茲口，激而為飛流，銀濤雪浪，百丈湍瀉，亦壯觀也。躡澗西，驚歷馬蹄，纏山雨，奄至且止。指望仙臺，眺玉女樓，望生馬壇，頂諸峰，烟霏翠濕，空濛無際，蹊蹬縈紆，盤十有八折，抵神居洞，下洞腹寬，肆窳穿嶼，崑仰視欲墜，後有竅，透透山之噫氣穴也。遂解衣盤礴，憩洞閣上，尋復開霽，山紅澗碧，景氣爛熳，涼風吹面，自遠而至，煩襟條然如夢。仙麻雖遇，四子於汾水之陽，不足以喻其樂也。因留題壁間，且辯其誕，少焉游太一洞，觀陰鏹玉柱，蓋石鍾乳也。稍西徑馬鞍嶺，上弱羊坂，長約七八里，極峻折，艱於登陟，馬力不能勝，抵暮

宿西陶謝氏林屋甲辰由鄭峪入義成分循澗槽西行
逕嶮狹草木蒙茂步履錯迤過水磴折而東北上磴巖
視石之所在石陞砌覆歷隱山之半腹玄質白章又有
絳其色若雲然者尤秀潤奇特降橫崗石溜間得枯枿
一株矯如龍騰奇崛可愛於是按行澗道眎輦運所經
稍東入深峽亂澗水峽形曲折中藏堂隍其根足沙水
嚙蝕似口似圈似窪呀焉而頤張突焉而角出者不可
殫記兩崖峻削巖壁立高入雲表大石阜如齟齬左
右勢犖確殆不能騎造愈深而峽愈奇又東行十餘里
顛崖橫截水漲馮石甕中鏘然如環佩鳴兩山間峻絕
不可越矣遂自南脚崩攀援北上峯回路轉行可六七
里抵宿東陶山家乙巳復自羊坂東降取姑射北道過

龍堂澗望仙門謁王母洞道人致酒山閣以軟脚例
飲余浮大白者三世傳北山中復有玉蓮古洞下與
此穴暗相通連旁有水泉白流錢名者事涉誕怪不
復紀遂由側崩白石溜下泰峪抵西段里午飯郭氏
田舍日昃還府吁天壤間山水佳處唯幽人勝士得
徜徉其間與翫氣造物俱游而共樂不圖官守急遽
中而獲茲遊雖不能窮幽極勝弄雲烟而狎魚鳥亦
非常之舉也歸筆所覩以志且見夫因事機攄煩滯
而不為徒然也

船蓬菴記

船蓬道人姚氏大平相里人自童壯入道甲子幾四
百矣棲心淡泊草衣木食全其生而樂其樂穴居野

處于澗之阿削懸崖為土空廣不踰尋丈迴環洞如
一歲之中而有結夏蟄冬之遠塊坐霄凝與時啟閉
温煥清深去圜圓咫尺殆塵壤隔予嘗以事走絳與
故人張器之過把臂道舊步入縣西溪遂來游茲庵
道人因丐名於余題之曰船蓬且請其說船蓬者取
形侶而言然意不無其所寓焉蓋水浮天而載地中
出者天地之虛舟也萬類雜處魚頭激其陵蕩傾
覆之虞日復一日何若斯人處斯室而獨為一天眩
眠瓢飲樂其樂而曾無錙銖之患哉余乃為之歌曰
玄冥之曦兮朱夏之清兮未歸其根蟄吾形兮梨花
雪開啟吾扃兮人區鮪瓮全吾生兮蓬底秋江汎然
無所櫻兮余復何求心營之兮道士顧笑舉酒相屬

復余歌而言曰銘吾廬甚當於是乎書

平陽府臨汾縣姑射山新道記

晉人善用水而盡地之利山之奧藏未有以悉發府
治西山行五十里曰東西陶鏐炭所萃連山亘峪根
苗洞窟軒豁呈露然澗壑崩嶂號稱天險坳深峻削
摩雲穴地礪錯交礙跬步間登頓駭汗不勝其僣雖
中伏厚利用是限隔川居邑聚十不獲一二並山農
氓志圖開鑿力單罔逮睨之而興憤者蓋有年矣
皇子安西王以維城之重分茅開府胥宇雍土爰命
幹使伐石茲山輦出之途仍宣理焉乃西自李瑄疏度
而北踰南山截義成澗盤土塿東上搯嶺脅折而東
北行度鄭封峪上紫蓋炭之膏盛於焉而最又嘗置鐵

官出車連之咽會也循崖崦取易東驚緣西陶北
其麓其類走延隴西道過東陶里出漸崖南分而兩岐
其一履級東降越疇溝旋鞞脚嶺腦懼其蹊良田也
落生馬澗槽穿南北石峽山形櫃如極險迥處也遂
中貫而上南則駕馳嶺轉弱羊石盤抵壽山平壑下
會馬鞍嶺口以備北道石峽水潦時至之虞躡黿塘
而東經望仙北洞跨南北溝首由前後石門嶺下白
石溜歷參峪注赤埴坡陽盡西段里當峰回路轉復
作避車場六防其致阻塞也其間踣鉅石摩老峽峻
絕者坦焉仄仄者廓焉礚礚者火焉刊落摧隔去危
就安變壅鬱為疏通夷峻惡為平易西東一瞬略無
梗澁雖並崖旋阜紆回曲折方之故蹊曾弗加遠凡

為里一萬八千餘步摠役徒五百度工萬五千其始
至於迄工才十有八日於是山輸委貨人休永勞透
迤安舒坦東下籠負車牽魚貫而出居者行者笑
歌載路相與言曰伐他山之材而獲茲石之秀因輦
運之後遂致道途通暢之便西山伏利以之盡起不
惟俾一方之民賴厥功而富所用抑以見我
國家封建之制肇造藩維之方陰賜於民者將張本
於是不爾山澤無窮之利將終古而與歲矣守土吏
大小之後寔董其事是不敢不志某年月日記

平陽府臨汾縣新廨記

平陽當河汾間為鉅鎮屬邑五十餘城臨汾劇而最
要經界總百里占籍者幾萬五千戶丘賦之重徭

後之煩十常居其二而風聲氣習勤儉果譎宛然雜
唐晉餘俗惟其物浩壤狹且不相能故人器於訟必
直曲廼已聽約束俟審辨者動填里閭縣舊署在府
右廂康寧坊之南城易代來為工人氏豪據有司假
先產隙舍寓理曹務一歲間輒三五易處簿書儀具
坐集委積勞不可殫奔趣執事者當夏熾冬冽赭汗
僵立尤寔艱苦前致粗故常眚瓜代日復一日漫不
加省庶幾赫令尹之威具眈瞻之微清承宣風化之
源其惟艱哉連今縣監集洎尹某稔其如是適時和
訟理嚮化有漸廼以其故詢諸衆僉曰念茲在茲竊
有年矣第率先無自訖于今也既度其人之樂
用遂經辦焉應直得景行里次氏之故第凡成室一

十有五楹略不加易其來如歸廳事適中吏舍兩列
形閎前啟衡達里連於是遠湫隘處高明委蛇安舒
各有攸叙中外竦然大易觀仰既而史亢淵曰其興
滯易弊之勞趨事樂成之懇公倡私應共濟厥美匪
副書珉石代而縣者烏能究根據而見經始誓禮幣
來謁文予以歷官內外因知天下之治在於宰相師
帥得人而已佐天子理百官發號施令以遂物宜者
宰相也推君治宅民生供事取決會歸有極撫字百
里間者師帥也是則宰相與師帥勢雖霄壤以本末
體要而言寔相須成化耳故前代選重其人存東於
清沅冊授於軒陛疏名殿屏蓋繇是也今國家條
章具舉百度惟貞顛任責成垂寄殊切作縣者苟非

恪勤官守推忠及物何以稱經緯相需之望今一縣之署置固匪政之大者類能若是尚何患仕之不優俗之弗易責罔塞而績用不章於時哉予特喜縣僚屬達於從政有志於民得春秋憫雨之義故以前繫重者告焉幸來者毋忽至元丙子三月日記

懷先賢記

至元甲戌冬予既復首陽山夷齊祠繹之日亞尹張侯幸來會祭遐想故家佇瞻墟墓對越靈威泣為泣下蓋風誼激衷有不能已焉者顧謂予曰走世為孤竹人自穉及壯經行游獵往來南山故城間覩夫廟貌不稱旌記寂寥言念于懷爾嘗有醜吾子幸為我大書特書歸揭海濱以為邦人光且表夫山川之重

鎮二賢出處之大致也按圖經箕尾之分勁氣下蟠控帶遼碣北平乃一大咽喉會故其俗雄碩尚氣義敦諾急難凜焉有戰國餘習平州經界本殷諸侯孤竹君世封春秋為肥子國秦漢以來列郡縣不恒寔燕之肥如盧龍邑地肥如因水得名耳開皇間始陞為州直灤江而西二十里有古城宛存枕動山東麓蓋孤竹故都今指曰竹城者是也州治南三十里而近有山巋然盤亘中野其名曰孤屋二賢其上遂亦首陽呼焉於戲二子之英烈言窮天地亘萬古皎乎日月不足以喻其明巍乎嵩華不足以喻其峻俾後之為人臣者取標準而不知所懼其為世教豈小補哉尚何俟山稱號而為之顯晦也然侯懷賢思齊之意何其

盛歎莊周有言去國期年見似之者而喜蓋敬恭桑梓曾不燬其愛惡矧國之古賢世之大老特立而不群者乎若張侯者可謂尚友千載敦鄙薄而有志者也侯諱吳字明卿資果達嗜魯論為顯學故蒞官行已多據經旨為言已而沾沾然喜見顏問曰吾中有所得矣其篤信好學如是至有以張侯論目之者十有三年丙子春正元日謹記

遺廟記

金海陵煬王以大德七載乙亥定議南伐明年正隆改元詔大營汴京擬混一江左遷而都焉故廟社之制於是乎興然清廟寔前宋之故物也在景祐間止十有七楹而金之記曰正隆四年己卯歲冬十有一

月禮部尚書同修國史王競銀青榮祿大夫奉知政事敬嗣暉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丞相上柱國魯國公臣張浩監修寔金為之增廣加飾非創作也何以明之觀其楹桶旅楹大而徑三尺者此皆腐朽榑大若曰金朝創始不及百年安得如此之朽腐哉廟直大內之南馳道之東殿法吳制東西列二十五楹袤四十丈廣七丈其神室內地廣一十步餘四步為室前之虛明廟兩首各限一楹中以二十三楹分十有一室從西以三楹作一室餘每室以兩楹為之龕之數其西位夾室六南向者九為室七室俱兩龕自餘率一龕所向皆東面而已總十有八龕殿階作二層列升道三前井亭二東西相向外作重堞四繚面有

門角有樓門南列五闔餘三而已其東北中垣之外
即丹寶殿也國制凡帝后寶冊暨郊廟金玉禮器皆
在焉今太常官一員每季檢視用印封緘謂之點寶
禮器者何爵瓚圭璧是也玉冊者何先代哀謚是也
其冊帝以寶玉作簡后以象齒為之責以金書貫以
朱絲封滕甚秘世莫之見南則更衣亭前舊有胡
石環竒名曰瑞芝其東南外垣之內即祖庖剗取血
膏之所環重垣之內東西為廡各五十楹旁夾廟門
各廿有五干以分布齋即駿奔走執之列正北則闕
為其西南垣外即廟署位前有門以表循外垣西北復
鑿偏戶一意者備執事出入之便也予聞之遺老云
金制祀廟率以親王上宰攝太尉以享太祝奉遷宗

柘置地用色羅上罽帝以黃后以絳所謂至敬無壇
也茵以臯北器設陶皿用血肉以獻上下之樂畢備
此金朝典秩之大槩也國亡已來示之宮室毀撤掃
地顧惟茲廟以貯儲得巋然獨存皇朝中統五年
夏四月詔河南前宣撫張子良撤焉以北浮御河
入燕就為今之太寧宮從堂議也據正隆己卯至今
甲子以曆考之造百有六年也識者異之且今初建
宮於燕多撤示材其木皆以燕用為誌今是廟亦復
用燕之故址有數存乎其間爾自有能辨之者夫君
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祖宗胡可以無廟然一廟之
用有不可勝之費今也存亡廟而為新宮其尊祖息民
可謂恭儉者哉是廟宋制也按禮經天子七廟太祖

之廟居中三昭三穆為之左右其七主曰壇曰墀曰
考廟曰玉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月一
祭之遠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墀者有禱焉
祭之不則乃止此三代不易之制也逮東漢變而為
一廟同宇異室耳李唐自貞觀開元后增置九數後
宋因之亦列九室為十二室而金朝以九帝有天下
百餘年上自景太至於宣宗不審天興奉祀之日其
間升祔祧出得列於大室者凡幾廟何者得祔何者
為祧邪故併及之以俟更考云至元五年夏六月十
一日

泰安州長清縣樂育堂記
趙君明叔尹長清之明年政夷訟簡眠其民可教迺

築廟垣為數畝宮於是治學舍植松竹聚書史立教
條率儒生屬吏日講授其中雖造次多故未嘗少輟
不半載士勤於業吏循其風禮容文物郁可觀十
四年春與予會於京師因以向所聞為問曰有是為
奚足多為然清今為中縣顧瞻岱宗背負河濟風聲
教習出齊魯間在昔距濟南為近邑生徒率就學於
府故禮殿序庠之屋庫隘無足稱於前俎豆弦歌之
雅不接見於閭里青衿之耳目蓋有年于茲矣此僕之
所以不敢但安故常鄙薄其俗勉有此舉也已而以學
託來請嘗試論之古之君子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
覺後覺是天之所責於我者甚重我烏得而避之况
有能致之資居可行之位尤當急先務也令尹雖出

宰百里寔為一方師帥政之得失俗之善惡一繫夫志
嚮所在知先後之序耳人之秉彜惟其物則內具故
好是懿德此天理均有人心之本然也苟得其養無高
卑大小之間故狂而聖愚而明始也致知格物身修
而家齊終則明德新民國治而天下平由是而觀學
校庠序之教豈小補哉叔世道微功利說興督責之
令密士以區區末學苟祿代耕奔走鞅掌於簿書期
會之間我躬不閱違卹于俎豆禮容之事哉今君以
脩敏之材奮跡諸生間歷事臺省由者臺而宰劇邑
卒於簿書期會奔趨督責之餘遵詔條確志嚮務
以德義牖民力行不倦為樂俾群材長育如中陵者
我菁二然而盛可謂能也已昔韓潮陽牒置鄉校曰

刺史縣令不躬為師使後生無所從學為耻又以養
育人材為吾君相之事顧天之所責於我者當何如
哉若趙君者庸知夫不異日得時行志以斯道覺斯
民為天下之樂且儀乎吾見有開必先之兆於是乎
始君諱文昌濟南人至元丁丑歲三月丙申記

遠風臺記

亶亶門外西南行四五里有鄉曰亶遷地偏而囂遠
土腴而氣淑郊丘帶于左橫岡亘其前中得井地三
九之一卜築辨稼植花木鑿池沼覆甬池傍架屋臺
上隸其榜曰遠風以為歲時賓客宴游之所者韓氏
之昆仲也至元戊寅百有六日主人邀予來登顧瞻
河山形勢在北則近連折甸南則遠際河朔東控海門

碣石之雄西眺太行桑乾之勝千里一瞬略無限隔
少頃風偃然自太虛中來浸淫乎谿谷蕩漾乎林
野春和明霽微埃不興聲先乎辟木之顛氣鬱乎宗
丘之外然後度叢桂入亭圃轉蘭猗蕙泛溢乎層棟
軒楹之間座客欣然動蘭臺之興暢方外之遠被襟
富之曰信乎滌煩臆抒滯思而其來之遠也余仰
而思俯而歎曰予知風之來邈未究夫臺之得斯名
于士大夫間也韓氏自郵城府君以來孫謀底法以
燕翼子者義則昭矣通甫君美遵誨承志光大先
業懽然若父菑之敷播晔然如棣華之相輝沂流尋
源其遺風所從來遠矣故賢士大夫莫不重其好賢
樂善登茲臺而願與之游由是而觀慈祥豈弟之風

又賢於人遠甚况茲野也出而入仕項足步於清朝之
上退而隱處偃薄於山林之下將行義達道存志俟
時無不安適其清風穆如流芳於後人者又有遠而
不可極之致不然天壤間林泉佳處第欲暢幽情而
滌煩慮何所往而不可容曰嘻有旨哉今韓氏卜築
之意信得其趣而吾子可謂發不言之秘勉其所未
然者焉既而囑予筆記之因撮前言俾刻諸臺上以
貽來者至於風交平疇良苗懷新行之而喜者茲植
杖野人之事故不復云後三日記

韓氏遵誨堂後記

人子之事親存沒無間觀志由行三年無改為孝之
至况終身而維則者乎燕今為大都會世家鉅族飄

輕裾蔭華棟非不侈而盛也及論夫居室善而內有
則者韓氏為足稱長即總管通甫次即君美判府予
御史裏行在燕者凡三年用是交好甚款知為人甚
詳修身齊家讀書治生禮賓客應外務一以忠信孝悌
為主怡愉雍睦如賓友之相敬棣華之相輝也過庭者
佩詩禮之嚴居家者無言笑之雜超然而處熙然而
游方筵多燕衍之娛田野有烹歌之樂以致一門之
內百順全來昆弟之間言無少間所謂身不求達而
達有餘屋不期潤而潤自至于嘗獲拜鄆城府君畫
像望之粹然一淳德君子其嘉言善行無非後嗣可遵
而法者乃知韓氏淵流之深長枝葉之茂盛疏之溉
之者功加於前繼之承之者復善其後故永年先生

題其堂曰遵誨良有旨哉嘻李唐在前代為盛至
以家法言者獨京兆柳氏為稱首予每讀玘傳求其
修齊之要不出以忠信為基孝弟為本至曰此乃食
之醢醬可一日無哉未嘗不撫卷嘆息三復格言方
哀俗類靡中而韓氏昆仲亦能以孝悌忠信為飲食
之醢醬楊令名而顯祖考奉潛德而發幽光惟是心
不墮至錫顙也如是將見垂芳來葉不獨柳氏專美
于前史也

者 以者卿來園椒二千餘里目前代來視諸道為上游平陽定治

三晉之地表山帶河風土 崇壯麗豐慶 不爾與山川形勝莫相長雄道愛堂今府治之前 事其東西廣十

有五尋南北 辛丑都監郡薛閣公因故基 創焉當至元十一年甲戌歲蓋三十有三

載矣歲月既理土木施解 保儒枕弱西驚夏 沈氣淫鬱 不時脫落殆不能視

顛擇危 冬官考工悉許公布 於是竟寬如 相前增崇 之庶 抚者

蓋 斬之破裂之 折者與夫吏舍臺門根籍 之然山大 瞻重門洞

書城之南北望 衡五 居六曹執事登降 公式治于中從容委 乃其美之

隆 於治以一之用 宣于斯 審于斷 之成標

取澤 八人之難也 不勤官 平陽總督府判官西衛王輝謹記

嘉慶甲戌十一月廿一日晴校補此卷

平陽府重修道愛堂記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八

河內修武縣重修廟學記

覃懷風土距太行之陽川夷氣淑山水秀麗遠而舒

發於甯者為多故人傑地靈自昔無荒寒僻野之陋

至元壬午冬前州將劉暉與予同在京師間相會肆

談懷衛間勝聚媿忘倦因及縣之廟學與夫本末

告予曰廟自宋歷金雖制量邑作當時徙建甚備罹

壬辰雲擾俎豆不遑賴先帥家府為主張是故已圯

者隨葺堅完者俾勿壞乃以有道王君文玉陳復趙

宜中輩前後廟竟得歸然獨存於兵燹之餘力也非

幸也至元癸酉不肖自鄭秩滿來歸顧殿廡肖像歲

月浸久風雨浸剥黝昧傾藉無復於舊荷薪之責懼

不克舉遂倡帥官庶日以修治崇飾為事御史栢德
孝思又從而贊焉經調官蒲楊彭三明府十年間皆
次第而作新之遂延致學師日誘諸生講肄在其中
復請有司得灑掃十餘人春秋奠獻鐘鼓鏗鏘禮容
升降蓋肅如也僕之素願雖畢而明德新民之政尚
未取議也余曰不然郡縣之政似有緩而急者學校
是也學校者三代之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則
小民親於下其所以關係風化不的然而彰歟若夫
山川英粹之氣氤氳開闔鍾奇孕秀曾無今昔醇醜
之間至於涵養薄俗作成善類是庠序基而本之後
之來者復能增崇勉勵以極菁莪樂育之美異時人
材輩出如近代進士張夢弼郭鼐張袞祁文秉趙尚

賓文彩風流照映一時誠不難矣劉侯曰有味哉子
之言也請筆之歸而刻諸麗石庶幾有讀斯文而興
起者焉二十年歲在癸未二月十八日謹記

蘭亭石刻記

蘇門盧君茂之得玉色碑石中斷墜酒壚間偶見眎
之乃稷飲序也即懇求得之予自穉年留心翰墨閱
是本無慮十數此帖極清勁有神而不厄雜與定武石
本畧同其背有勅書字塗以黃金光彩尚煥下復刻
祁公字二豈裕陵賜宰相衍家物也嘗謂二王墨妙
雖片言隻字如寸珠尺璧見者皆當寶惜不可使混
泥沙今一旦為吾所遇免夫淋漓啣齧委弃廟滅之
厄果神物護持時有授受然耶異時歸來當臨溪起

亭位置壁間，拔長史齋新例，榜其亭曰右軍。且託卿
賢曰：此乃吾王氏真行之祖也。庶幾有樞衣而請益
者，其於奎璧兩間，不無煌煌者焉。但未知在幾年後
耳。又諺云：室無滯貨，不為潤屋。矧吾儕以多文為富
乎？然物之堅者，莫金石若也。茲刻也，豈敢保其必壽
抑不敢矜其長為已有，特記焉，以付子孺。庶王氏來
者，能弓而箕之，是所謂薪有盡而火無窮之傳也。二
十年歲在癸未夏五月十七日謹記

御史歲後記

此帖閑公為師中丞仲安所書，亂餘李侯輔之掇
於西臺，著聞，后為義士張伯寧所有。至元戊寅，因獲
觀於張隣野家，考純愛玩不已，命子遠摹臨，略不失筆。

意壬午秋，予至京師，鄰野子來謂：遂及曩之所摹，明
日持以見贈。墜逸之餘，僅得百一十八字。公之書世
固不少，論夫擘窠大書，雄勁瓌奇，體兼顏蘓而自成
一家者，此平生最得意書也。予性僻而好古，於書學
嗜而不厭，故所欲見者，每如意。豈歐陽子謂物聚
於好然耶？抑亦有契分故耶？二十年癸未夏五月雨
中，與子孺裝潢，歸藏春露堂，以為書林寶鎮。且擇同
志願見之，心中議大夫治書侍御史汲郡王惲謹記

祥露記

先母夫人平昔願憚讀書，作言辭，喜見於色，曰：好此吾
歿且無憾。若汝長，仍能辦飯一盂，啖我，過於萬餼
榮矣。亡後十有四祀，方得廩食於官，而菽水自供之。

養曾不少及第新婦推代中饋勞者僅六年風樹之感其何有涯故每讀文正范公饗若曹之歎未嘗不撫卷流涕也甫十年不幸先君亦捐館以治命建新阡於河西鄉用明年百五日奉遷二親塋殯於沁曲玄堂總開有二黃蝶飛出其先妣柩蓋珠露凝綴晶明煥爛駢羅角結殆寶燿纓絡蒙覆其上且聞清香襲人觀者異焉天日照臨移刻乃晡嗚呼夫人自己酉秋棄養至是整十祀矣在窀穸間祥見如此恐非偶然也昔人有夢持炬下八祖彌壙中識者謂先昭先世之兆茲夢也或有異不異焉今野蔭之氣化為真露膏澤也復聯綴而成雯華意者先妣之德有幽光而未發耶不然將澤及子孫有以文而興起者邪開

先之慶固當有在悼不得進而知也至元廿一年歲舍甲申正月二十有八日中議大夫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男惲百拜泣血追記

均幹堂記

財賦者生民之命國家之大本也善理者古今無幾焉自藍鐵事興漢庭諸儒紛紜辨論竟莫能一其艱在於不傷財而必害民故也濟南漕長趙侯洎其貳儲君天章過余求扁其公堂之扁遂題曰均幹蓋取孟堅志書之辭也均者使四民常均公有餘而私不之幹者所以齊眾度而抑兼并也二者為義如此何古人憂後世之心深且重哉願誤新政意若在茲第不自著者形與跡耳蓋嘗思之其所以經制於一

堂之上者不過以廉自潔以靜內守而以法外御也
故務雖繁而愈辦羨比常而益增此自然理也異時
總會民賦鼓舞南山海低昂物貨之權在理軍國之用
從容朝珂籌之以策未必不由主靜而法以均幹為
得計而以籠絡為末策也未知以為何如二公唯而
退於是手書以為記

遊華不注記

濟南山水可游觀者甚富而華峰梁源為之冠余到官
八月湖光山色朝夕與對於庭戶几席間若無所觀
心有所不在焉然每以歷居卑濕為念或有云堰頭
者乃自昔環引諸泉入大清之峻口也一鍾之力不
宗朝可徹而陸之常欲一往而未遑也冷竈節得暇

且寬憲使耶律君邀余暨簽書杜君為茲山遊且尋
堰頭之盟諾焉逮十有一日遂自歷下亭登舟亂大
明湖經會波樓下水門入廢齊漕渠所謂小清河
者是也汎灑東行約里餘運肘而北水漸滌漫北際
黃臺東連疊徑悉為稻畦蓮蕩水村漁舍間錯煙際
真畫幘也於是綠萍蕩漾白鳥前導北望長吟華之
風煙勝賞盡在吾目中矣是日也天朗氣淑清風徐
來水平不波鳴絲歌板響動林谷舉酒相屬開口而
嘯少頃扶掖登岸相與步入華陽道觀主人方布几
延賓僕以疾作遽還二君為愀然也至於罔獲陟連
雲絕頂追謫仙之逸駕叫蒼梧之暮雲富覽江山以
盡游觀之美特閑適餘事初不訝其從違正恐山靈

獨回俗駕造物者有所靳耳既歸伏臥舟中怛然為
如宿醒在懷殊伊鬱也但聞兩舷間風水之聲自宮
自商拍三盈耳殆魏獻子之歌鐘石鍾山之水樂也
且念華峰之勝樂在近郊因以步里計之自歷亭北
至華陽院下廿里而遠由水門抵黃臺北渚十八里
而近以葦汀漁箔周折灣激從城東北阿至艤舟山
家蓋且十曲矣音至元甲申清明前一日也謹記

春露堂記

王氏居安仁西里有宅一區湫隘近市或者曰宜易
此而就爽塏余應之曰遺簪之求聖人有取焉况吾
先人之弊廬乎然歲深屋老枝撐歌側有不堪託處
者於是謀為新堂不侈不陋于以歲遺書閱宗器節

序致嚴設裳衣而安寢祭且將筮吾居明嚮晦燕偃
息之所乙酉春既落成遂榜其額曰春露蓋取霜露
既降感時思親之義也嗚呼思序我將從其重乎思其
重念吾親之志也敬其止慮夫不克折薪之荷也昔
吾先君思淵子握瑜懷瑾經世之志甚遠汜澹無
所營專事於學務為無所不闕要歸適用有為而已
嘗曰吾年未老持此而明吾道行吾志於天下庶乎
開物成務大有見於世不然吾遜則無怍無悶矣悲
夫曾不少施而卒膏志以沒至為有為者所惜此不
肖所以仰穹罔極而抱終身之感也蓋吾親之去日
愈遠不肖之受年益深去親邈則子孫有德而無容
受年多則氣志漸息而生不蹶追其遠所以厚來者

之德也重其思所以勉吾心之述也傳不云乎孝也者繼志述事之謂也周公善焉是則為達孝學也者學為周孔而已矣至於履霜濡露感念歲首入室肅焉如觀乎容色之瞬出戶愾然若聞其歎息之音齊則見其所為饗者悽愴怵惕莫動于中是皆皆思之常君子之所同也後之嗣服者登斯堂請斯文求予心之所泊能先其所重而不忘其所常將見堂構無盡孝思為不墮矣至元廿二年十月日記

熙春閣遺制記

梓人鈕氏者向余談熙春故閣形勝殊有次第既而又以界畫之法為言曰此閣之大槩也構高二百二十有二尺廣四十六步有奇從則如之雖四隅闕角

其方數紆餘于中下漸鰲為柱者五十有二居中閣位與東西耳構九楹中為楹者五每楹尺一十有四其耳為楹者各二共長七丈有二尺上下作五檐覆壓其檐長二丈五尺所以蔽虧日月而却風雨也閣位與平座疊層為四每層以古座通藉實為閣位者三帝明度閣而上其為梯道凡五折為世傳閣之經始有二子掖醉翁過前將作者曰此即閣之制也取具成體故兩翼旁構俯在上層欄柵之下止一位而已其有隆有殺取其縹緲飛動上下崇卑之序此閣之形勢所以有瑰偉特絕之稱也予因念汴自壬辰兵後故苑蕪沒惟熙春一閣巋然獨存昔嘗與客三至其上徙倚周覽雖悵然動秀黍離之感且詫其截葉壯

麗如神營鬼構洞心駭目有不可端倪者至不藉井
幹不指峻址飛翔突起干青霄而直聳上又似夫鰲掀
而鳳翥也予歷考秦漢已來宮殿之制漢不復於秦
而唐不及於漢如未央長樂曾何得阿房之萬一合
元華清又奚敢跋兩都之規制也蓋天地氣衰國資民
力與林之材不克取盈而尺度不足其數焉故也
然熙春遺構亦可為近代之傑觀彼騷人詞客雖稱
述賦詠極其偉麗是猶臆說建章而徒彷彿其千門
萬戶而已終非梓匠不能知其規模與勝槩之所以
然閣廢撤已久及聞紐氏之說使觚稜金爵上雲雨
而飛舞空際者盡在吾目中矣然不文之言不足以
達遠因作記以遺之紐氏者願世危材工師之良者也

至元廿三年冬十月記

微夢記

某官真定時夢一老人長身編衣杖而告曰若遇而
祖能識之手憶祖妣妙清君平時語憚者熟視之為
吾大父敦武府君無疑載拜已廼悲而請曰惟王氏
上世嘗有顯者否先祖曰今濟源陳先叟祠碑所刻
王姓者即遠祖也切識之時至元庚辰春二月也憚
以是異念之者無時已後八年戊子二月韓氏子中西
謁濟清託之為求訪果於司馬端明所撰四今祠堂
記碑脇得元符二年春二月左中散大夫知軍州事
拜謁題名廼陳之外孫王悅名氏吁亦異哉題名云
中散大夫知軍州事王悅奉詔詣靈祠禱雨畢恭拜
堂下元符二年春二月廿九日也刻碑之右助父即

前宋王文簡公曾拜參知政事名奔正字伯中係先
佐之墳其子誨說奔正歐公所謂清德之老是其
東坡飛白記不肖平生凡事欲將至必警先於寤寐
間如先君將沒以翠微節度傳述召為御史人以牛
刀迎刺於口漸絳陽獄斛律神自牖來告待制翰林
有瑤階參筆月殿芸香之詠馳奏中統二年十二月
行宮有雪漠三更雲輜萬兵之作進讀東朝夢紫
閣連延龍馬飛翔之異是皆微明而不可誣者故古人
論夢心官物之至靈非但藏往固能知來凡天地古
今之所有無一外乎此而有明晦遠近通塞之間此
人之所以有夢之所以多變也然有直有象有精
有想唯精誠感薄神靈之所告者乃有占而可徵是
夢也求其所以似亦涉因想蓋不肖每以先世旌紀

寂寥念不去懷者有年今先祖昭告如是此亦理之
必至所可異而重者據其夢而得其實於二百載之
前若合符節此豈只勞於想可致而論耶又知吾先
在神爽雖遠而昭之矣嗚呼既誘其衷明夫系之有
自所謂闕而有待者不知復能鑒佑使遂其初心少
副明靈之精應乎其或宜然是垂老之日即受生之
年也是不可不識至元廿五年春二月九日記

透月岩記

王子塞向冬蟄不出戶者兩月適寒曦回煥乘林郊
游步過故人子也鮮伯之居有奇石儼侍堂背鏡上
而豐下百竅洞達大者為巖小者為竇聳者為峯絡
者為脉復形勢之所當出者又皆人意與會表裏瑩

潔渾然天成顧而睨之如華峰半圭高棟雲表余乃
百匝摩挲襟袖霑漬主人因乞名於余即目之曰透
月巖柯其石堅凝篤實物也今玲瓏秀麗實而能虛
疏風過月回伏景氣如神劖鬼刻出奇乃爾誠百聞
不一見也主人喜其名佳而物稱明日過門愆文其
狀予告之曰昔汝父新中府君熟其平生久矣為人
安靜遇禮而用和者也嘗買一石日與之伍呼為石友
乃臨終曰吾國俗近古不封不樹然我歿當以此石
表吾岡西墓田何嗜好其篤也如是因念昔陸績官
鬱林裝鉅積以越海鄭璠守象江輦六石以歸秦前
人稱道筆之簡冊非特見其澹僻也正以二賢操履
當蒞官行已之際以廉靜為心由篤實而致揮光之

用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吁汝父之志固有慕於昔賢今
汝能箕裘五業亦廉潔自厲復輦置奇石思繼靜觀
之樂因述以求心庶能堅其所已至而厲其所未至
者焉又得一悃悃無華吏矣不然將以物為玩徒成
喪志之癖非余之所敢知也於是乎書以貽之至元
廿四年丁亥冬春節前三日記

林氏醑廩記

人之愛其物也培植顧護之意必致其曲物既得養
榮華茂盛之氣而自與人意會理則或然我未之察
耳林氏別墅有醑廩一株自初植至今特二年于茲
戊子清和節予杖而來觀花雖未而根撥枝葉條連
舒暢盈然有不勝其茂密者清淑之氣霑清憲

間若喜其相遇而與之相會也。然所以盛者，種之非常一也。地之氣美二也。人力所至而不失其養者三也。一圃之間，異卉殊富，而獨致曲于茲者，豈屢彼紅紫而特惜其芳之白且潔歟？近以是花置之露臺西序，晨起將啟戶，香自隙作陣而出，有襲人洞觀之烈，至於簾櫳之縈拂，几席之薰染，看悞而不散者數日。且花之為物，香與色而已。若夫香之清郁，色之孤潔，殿春餘而獨開於夏初者，其風流蘊藉，餘品有不得伉且儷者，其為世之所重而不厭其多者，良以是歟。余幽居日無事，隨其隙地，亦以栽種為樂。城中糞壤瓦礫土之正氣，悉為穢污所易，百植而不一生，非獨余家比之，皆是木之美者，愛雖篤，力雖至，迺得憔悴可

憐之色，幸生致枯之歎。是知紫庭之蘭，不生於枳棘之野，丹崖之木，不產於犂确之丘也。必矣。又傳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可不慎哉！林君為人，氣勝者也。凡一事一物之作，不肯碌碌，落於人後，必極其精粹而後已。今年七十有二，目明耳聰，強步健啖，壯歲嘗從侍講徒單公游，教其子讀書，致身顯達，今也謝其所必為而安其所已至者，日一遊其圃，非特物之為玩，將思其老而縱心憐天生發之意，而明其馨香之德云。秋澗翁喜其如是，既與之款，因書以為記。時二十五年立夏后十有五日也。

清蹕殿記

維衛州太一廣福萬壽宮伏為
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先孝皇帝赫臨之盛易常然
大室大起行殿通天威而貯寵光焉既落成嗣師蕭
全祐以其事上聞賜名曰清蹕全祐將文諸貞石以
傳不朽謂臣嘗忝屬太史於法得書廼具其本未來
請臣謹按初上之在潛也思得賢俊以裨至理聞太
一四代度師蕭輔道弘行博大則其人也於是安
車來聘既至
上詢所以為治者師以愛民立制潤色鴻業用隆
至孝者教事為對
上喜甚錫之重寶辭不受冊真有道士也賜號中和
仁靖真人冠帔尊崇之禮前後有加迨己未春

鑿輅南駕次牧之野時師僊游已邈
上以隱居所在特枉駕來幸周覽殿廡儀享大室
詢慰宿昔者久之所以欽悃真風懷思不忘且從五
代嗣師居壽之請也及登大寶復降璽書追寵師
德有清而能容光而不懼富文學知變通嚮朕在
潛與之同處何音容乍遠冠履遽遺殊用悵然之歎
居壽等以遭際聖明顯異家教其臨幸之榮又為前
代希闊之遇願惟大室罔稱淵躍思丕御天之構
者念茲在茲繼承
詔住燕之齋宮致有待而未遑焉逮六代度師全祐
既主法席首以繼述先志為切始克丕建實至元廿
三年丙戌歲冬十一月也桓楹松楠孔曼且願藻棟

文棟龍鸞交映內拱宸居宸居穆中闡應門應
門鏘玉宇開于前方壺翊于後蒼官鉅竹儼侍左
右其宏麗靖深宛然帝者之居望雲就日奕動
色于以焚修頌禱仰介萬壽無疆之祉其於斯寵渥
廣敬恭報恩德而圖不朽者亦以勤矣載願載瞻
中外咸若轉為如聽屬車之音肅為若觀羽旄
之美千古而下焜耀煒煌何啻振碧霞之孤風為
郡國之盛事也臣以為自昔
聖帝明王崇玄重道以萬乘之尊求一言之要者不
過體尚玄默企慕真純載其清淨濟民壽域擴充無
為之化耳如軒后訪道於崆峒漢文受經于河上是
也以今方之越先顯有加焉異時史臣有鋪張洪休

揚屬無窮之美者因蹟以求
聖皇睿意之所在其於斯宇亦將有所取焉至元廿
五年戊子歲夏四月廿有五日謹記

重修錄事司壁記

治有常處則視瞻尊而政廼肅此必然理也維衛錄
事司自辛亥歲州理復舊凡百草次其司事權寓於
委巷間逋舍靡有定所厥後官易雷氏私居即為今
署然敗屋數間而已賴垣四達津潦傍浸夏不足以
障炎歊冬不足以禦寒凍公吏勃溪簿案委積執事
聽理者安於湫隘踐居塵泥與龜鼃混教者蓋有年
於茲逮上郡薛君來蒞是職顧惟若爾恥徂故習且
有以需焉治之明歲眾務舉下安教條審其信而可

使廼與其監也鮮不花司判趙寓起廢易故將惟新
是圖上之府允焉於是作廳事故後閣署佐幕創架
庫下至吏廡門閭誠飭之石脊靡之所莫不畢具僚
友聽決夏冬為適安吏曹升降次列有攸叙中外具
瞻一司為齊肅其材木之用取辦廩餘而辟瓦石工役
等費願言趨事有不期然而然者經始於丁亥之春
畢工於是冬之季凡為屋十有八楹室既釁薛君暨
其貳寓史湯瑀踵門來謁載拜而言曰文曜等不敏
猥有營治固為瑣屑不足以見于後然恐迨久為有力
者豪據致虛勞民力官失恒處於人心大無所恆幸
憲使惠顧文本未於石將陷置廳壁使觀者取重知
改作匪易不致妄有異議予以有味哉斯言也今之

職州縣者丁此繁劇匪朝伊夕惴惴焉奔命共事惟
恐其後故往之翹足瓜代知免責而去今薛君等能
以從事餘力改葺斯宇且慮久有侵于可謂臨政不
苟重民力敬王事心公而慮遠者矣後之來者知政
由是出無匪王事一以公道為心越前政有先又何
患焉苟公心不存徒知居必日葺以為觀美之具非
余之所敢知也明年戊子夏六月記

扶疎軒記

余構春露堂之明年循墻種木思有以蔽於外而與
於內也又明年衆木鬱茂布柯散葉陰暎雖微葱蘢
可悅於是題其軒曰扶疎四月維夏露華湛滋扶光
踈翠曄曄離離健晚涼而層出媚晴霏而自持烏交

欣而有託物爭妍而見熙我固知吾廬之可愛過客
睽焉亦去之而遲客曰今子取陶詩名軒見於外
者如是其安於靜而樂乎中者不無意於其間試為
我道之予廼仰而思俛而嘆曰客何見之晚也秋澗
叟積學四十餘年從仕其間亦嘗明其學而行其道
於時矣然方駕而厄盛行自拘吾豈惡彼利達樂此
閑且寂也天道盈虛時有用捨安吾所遇妻夫時運
而已嘗誦淵明饑凍雖切違已交病心為形役深愧
平生之語大有契於愚衷良竊慨慕者焉况復哀謝
不堪世用有悟言一室嘯傲茲軒之下廼所便尔物
來即應客去請書遇事與心會輒折然忘倦其或抽
思雜著旁搜遠紹竟日忘返蓋尋常焉今又厭數倦

於作為知饑而食困而眠踰跚其迹扶疎其心任衰
榮之無定樂閑身於茲時騁懷遊目極夫吾之所好
斯亦遠意壺觴寓興於草木之意也客曰有是哉覺
吾清興脩：橫陳於疏風秀樾之間者且無邊際矣
予乃賡之以歌曰庭下之木日惟喬兮封而植之春
生意之浩景軒中之人日益老兮任喜已愠無所閑
於抱方天運如此孰敢哂此道兮偉哉靖節獨立物
之來兮今我何人議論安敢到兮願為擁篲以備三
徑之埽可乎客笑而去於是乎筆以為記至元戊子
秋孟廿有六日書

萬壽宮方丈記

夫天下之事得人則興否則萎蕪而不振此必然理

也萬壽宮既易常然丈室起清蹕行殿越明年作夏
屋於新宮之背蓋所以拱宸居而復師位也方之舊
制一切充而大之其傳度之位賓友之筵淵嘿之室
高明靖深燕處為超然矣既考室廼以壁託來懃維
大一教興於金初始祖垂創顧雖一事而本而未皆
有次第其植根豐末濬源衍派傳無窮於後者惟恐
其不弘且博也速重明嗣法至創靈章峻僊品有充
類至極者大定一水漂泛無幾再傳而得虛寂室宇
齋壇刻期而復貞祐之兵燼為飛煙四代中和仁靖
真人披荆榛招瓦礫成難為易不十年略見完具其
有俟而未侈大者以俟夫後之肯構者焉然顯仁藏
用已胚胎乎其中矣貞常師持守成業而先揚恢廓

之志規模未竟而奪之遽今六代純一師感其如此
思有以大慰先志俾有俟而未竟既易而必葺者八
年之間一新而改觀誠可謂善繼善述者矣異時真
仙借來華表留語曰吾之析薪也如是乃今克荷者
若爾其至則知欣然願謾蕩雲光於廣福致奔墟於
王室者尚有重於此者乎然道修為教有體有用體
雖具而用不彰其為道也亦以微矣嗚呼嗣音而來
者固當端為以思道生之本使坐有所進則拱璧
駟馬未足為先後之光也至於興建之方資用之費
木土之工主治者會計之事茲不復云

唐中書令贈尚書右僕射馬公祠堂記
予嘗道出荏平顧視俗多閹達膏壤夷曠俯仰控衛

兼齊薄魯海岱之所鎮浸禮義之所漸摩宜其鍾靈
萃秀篤生異人有如中令公者曰山東出相宜其然
手仍訪公陳迹得遺祠于里之北壞垣敗屋大有不
稱公聲華烜赫於蓋代者遠去職不遑顯圖略致稽古
象賢微意今年冬郡從事邑人崔君文懷予書以揭
公祠他日持歸將丕崇厥構有來具瞻式廓民儆以
為東人先庶幾必恭敬止之義其懷賢樂善殊有屬
予心者就述中令公之出處大致且寓夫子之所梗
擊者焉唐既刻隋亂治具畢張公挺曠蕩之姿負詩
書之業寤寐風雲思立談以取卿相及遭遇太宗由
布衣論天下事飛章抗疏展盡底蘊一時劔履鏘翔何
翅百位獨能婉孌寵安宥泰基命如房杜以佐命就

列先生以機務稱賢至隆貞觀文物聲明之治龍受
之先前後有熾卒全君臣始終相得之分何其盛哉
然向非中郎何之賢心焉休越彥聖而達不違則
公之事業烏得施展經綸如是其至者乎書稱邦之
榮懷杞梓其原實繫於此信哉故昔之以致澤存心
進賢為職者未嘗不眷於斯焉至想見二公風采
歆其餘先邁烈屬哀俗而激頽風者亦以多矣崔君
曰有是哉吾子固富同稱並美大書特書而已也至
元二十五年戊子歲冬十一月謹記

靈應觀世音記

以心感心不然神當求之於有無之間

新樂李氏歲觀世音像蓋宋淑德尹后家物也李世
奉之甚恪喪亂間失所在一夕見於夢曰吾今寓某

家犖塢中可訪求以歸為物色之獲焉家人疾乞藥
嘗得丹粒於杯案間服之者即間於戲其可謂靈也
已釋有經曰觀音大約人罹厄難持誦虔禱世音以
慈悲威力能解脫諸苦雖悍夫戾婦莫不信然吾儒
者釋之道初未之學其善惡感格之理且以吾之所
得者明之夫萬善生於心而庶徵應於外又嗜欲將
至有開必先夫之所以福善禍淫者只是以理或否
屈而伸之也故一念善則祥風和氣即在於是一念
惡則妖星厲鬼亦在於是彼疾痛率籲而云聞聲應
願濟而度之者所謂以心感心不入諸相而氣志如
神廓然自應者故不然恐是聖賢立教使人篤敬速
於背惡而嚮善耳若乎誠不立妄意虛想亦釋氏之

所惡也昔有寶菩薩板者重其道子筆也今李氏世
奉尊像如此敬其神之靈也既曰靈有不敢以一聚
論者如東坡外祖父程公遇蜀亂絕糧困不能歸有
僧十六人往見之曰我公之邑人也各以錫二百貸
之程以是得歸竟不知僧所在公曰此大阿羅漢也
歲設大供四公年九十凡設四百餘供然坡跋於尾
云或曰羅漢慈悲深重急於接物故多現神變儻其
然乎是亦自疑而不敢必也幸觀者瑩鑿畫年深繪
色黯昧筆法極精妙非近代所可及李伯母孺人王
氏今年壽九十一聰明不衰自少至老供養尤謹可
謂乎誠立而不入諸相者哉至元己丑歲五月六日
係先妣夫人靳氏明忌書二本以薦冥福云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八

甲戌十一月廿二日校

秋澗先生大全集卷第三十九

記

重建衛輝路總管府帥正堂記

汲之為郡其來久矣自唐初易而為州歷五季宋金
率以防禦節度使來尹治之故其公解制度廣狹視
厥秩夷而不敢越邊國朝中統建元之明年陞州
為府前政因仍不及改作加以歲月深土木狹隘
頽弊朝夕視事有不堪其處者後二十五年嗣侯荅
失帖木兒暨總尹耶律漢傑判官常德繼軫來任既
而與相議曰維大府路河朔衝會部二州四縣一司
治稱匪易堂則乃赫焉具瞻之地其承宣王澤聽
斷民事齊肅禮容號令約束盡在於是今狹陋若爾

殆非所以恪王事而儼官守也。又以品秩等威視堂之隆教固不可與駕也。相類於是。張皇前規構而一新。凡為楹三。鉅筵東西六。尋有竒。南北邃三十有七尺。高爽靖深。公居儼稱。復作左右翼廳各三楹。及增崇儀閣。俾與新廡映帶相負。仍扁其額曰帥正。復舊觀也。凡三月告成。詢其費曰。安取。輟公稍以給之。越六月某日。命饗於新堂。會僚佐屬吏與郡之士夫。肅四方之賓旅。大合樂以落之。望之儼然。與飛雲傑構相雄。跨矣。故老嘆息以謂。百年來方觀官府若斯之盛。吁。治其可忽也哉。而忽而治。只在公正從違而已。然則何為公事不私之謂也。故公則生明。何為正。已而正不正者也。故正則可大。天下之事。未有不公而

治民。未有不正而格。官孰有不順而穆者乎。于斯之際。當官者固未暇以清心省事為職。而中正從新。何嘗有時不可之間哉。大凡人之心。公而有恒德者。苟事有可為必為之。不怠詎肯以歲月去留容其心於間哉。今斯役之作。惟其若然。故能於共億鞅掌外。又復興滯補弊如此。可謂賢也已。既卒事。來丐文於余。以邦大夫之賢者。方事之以相勉。况鄉國盛事。其敢以不敏辭。於是乎大書于石。庸告來哲。抑又知公等必葺之意云。至元廿六年歲在己丑五月日記。

郭氏挹翠樓記

其人郭子忠。起書樓于所居之西市。以地形爽塏高。甫尋丈。而有縹緲飛動之勢。既落成。來丐名與記于

以共為邑。距太行東麓，連山疊阜，映帶回抱，矯首而
觀，盡得西南林壑風煙之勝。因扁其額曰：挹翠頽惟。
澹僻仁智之樂。蚤歲有懷，嘗從諸賢讀書山房。迺
然遂有所得，如龍門石門白鹿，鬼百家岩等山，皆左
戎絕觀。雖常歷覽而屢至，然蟻吾屢而踐其形，固未
若支手板而當其氣之爽也。若夫積翠橫空，一碧萬
仞，空濛霏微，騰滋泛潤，眷我棲居，壺開碧供，而又秋
雨霽殘，陽暮夕氣轉佳，千鬟濕霧，主人於是詠飛鳥
與還之詩，誦煙光凝紫之句，攬其秀則詩脾儘清，挹
其輝則芳樽溢淥。至于野風吹來，江月引去，曾黎明
而已集喜虛懷之延佇，吾想夫共之全盛時，愛山而
起構者，若湧金之麗譙，公解之危榭，太師張公之溪

亭丞相蔡侯之別墅，其餘臺亭觀閣層軒曲檻前後
非一。雖昔人已非，而山川良是。嚮之接蓋，潑黛爭妍，
競秀為名家之奇貨，供騷客之珍玩者，一旦悉為郭
氏奄去，不知一樓之勞之費，其將幾何。乃為造物所
偏而獨饗者，乃尔。其富宜乎釋然而樂，興有餘而樂
無窮也。因念萬物盈於兩間，洪纖高下，固云不齊。要
其氣體物吾與也。彼山之丕凝篤，膏發光輝，若然由
家之參積善行，致慶流餘裕。今郭氏在承平時，為衛
之大家，世以葉石為業，廼若尔考尔叔，秉彛蘊秀，稱
鄉里善人，其翼其肯者，斯美具在。子今不失舊物，能
擴而充之，齊其本而大其末，與霏微者日新於
華構之上，俾後之來者，挹而注之，以膏其末，先霑而

清之以行其餘慶安知方寸之木不高於岑樓也邪
至元廿四年歲次丁亥上元日記

秋澗記

山之有澗壑猶人之有量數也苟夷隘以狹人將無
以自處况能物之容乎太行諸山去郡西五十里而
近予嘗遠游西自百家岩東盡靈山北崦並山之麓
深溪鉅澗橫斜交絡折然而東驚秋水時至萬壑深
澗允猶翕合成就約束滂滂汨汨迤邐而去或清或
濁無遠無邇不擇細大順受而併容者此澗之量也
至於流潤決壅激而為飛湍旋而為盤渦匯而為淵
潭束而為細流岩屋以伏其怒巨石以殺其勢就泛
長傾順流遠引溉平田而有秋浮大木而出谷不致

肆濫橫潰使一漫流害注大川而後已者此澗之功
也及其忽焉收潦千里一空曾不少遺用以自潤縈
紆盤折沉深闊遠漲痕在而流沫空沙尾平而崖涘
峻紛兮交貫曠兮長虛水之去來雖有緩急澗之吞
吐初自若也又類夫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
者是又澗之不有其量之與功也嗚呼澗乎其見用
於秋之時乎予嚮在京師客有善推策者嘗有所請
渠曰子非王秋澗乎予曰然客曰既云秋澗致用有
在弟未之至耳然觀子之流行異時當有東南遠後
大富厥覽不特泛長江而觀七澤也願子思存乎見
少不自以為多可也是則澗之量數不其容乃大歎
余唯而退至元廿六年己丑歲秋八月望日記

堆金塚記

國朝癸酉歲天兵北動奄奠中夏明年分道而南運
巨河朔衛乃被圍粵三日城破以州旅拒不即下悉
驅民出泊近甸無噍類殄殲初星妖下流淇上羣兒
氣吐成謠闕歌里陌間曰團繫冬丰破年寒食節絕
人煙之識尋羅厄寶貞祐二年春正月十有二日也
時大一度師蕭公當危急際以智逸去是年冬十一
月師自河南來歸睨其城郭為墟暴骨如莽師惻然
哀之遂刮衣孟所有募人力斂遺骸至斷溝督井擻
蓬破塞掇拾因漏廼卜州西北二里許故陳城內地
鑿三坎瘞而立之仍設醮祭以妥厥靈游魂禡魄薤
露蒼蒿同歸一窀其棘林暮夜之號陰壁枯血之火

熒沉啾寂無復光怪蓋因冥薦而脫異滯之幽依道
廕而復坤靈之厚幽冥雖殊存歿兩有慰焉而師之
掩覆仁心於鄉梓之義極矣今其封俗呼為堆金塚
言人骨也而每歲清明後一日邦人聚奠以信此孺
本宮為尸而祝之六代師全祐愆予文紀其事以昭
先德嗚呼三代而下以智力相角其勢不干戈血肉
而莫之已何天地生物之仁迺如是其韞哉豈周天
之運厄會有時中來而不可追邪豈立極之道仁義
迹熄自取陵遲而然邪豈蒼茫兩間初無閑係物盛
而哀自然而然邪皆不可而必也第嘉師生平以道
濟眾力苟可及不忍以一物失所類如此初師既築
主柩之延祥觀壬辰冬大兵至城下師懲前日河朔

兵亮之慘復以一言活萬家於鋒鏑之下古稱澤及
枯朽矧生人乎師之謂也向使師遭時得位其仁民
愛物之功豈如是而已耶因併及之師諱道輔字公
弼甫冠嗣主宗教後加謚號中和仁靖真人云至元
十九年龍集壬午窮臘日謹記

至元九年冬 霍岳肇祀記
朝廷以郡邑鎮山大浸載諸典秩者
所司三載一祀霍岳在河東實為靈鎮故事每歲以
仲夏土極之日用信報禮昭虔度也明年癸酉夏六
月廿六日憚行縣北走霍邑前次洪洞雨不克邁越
翼日抵趙城適嚴祀者牲之夕乃率霍州判官連漢
臣監縣事塔的尹裴國用主縣簿劉偉齊宿祠下將

事之夜霧雨交作既祀之朝陰霾四開三獻禮成冷
風肅然神峯驚嶺軒豁呈露雖韓潮陽之禮衡岳孔
廣州之祀南海不足以喻其快也陪祀者府兵曹解
禎縣佐史高政稅監張承慶邑人薛昌齡嶽廟道士
李志真與唐寺僧普先執事者吏王庭玉等一十五
人遂相與饜飫神既而退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
官前監察御史汲郡王憚題記從行者閭山張思誠
子公孺

表忠觀碑始末記

至元庚寅冬予自福唐得告北歸前次臨安客有以
表忠觀碑為言者字作擘窠大書殊偉麗也詢之為
御史德昌如所聞云觀在龍井不十里遠能一到其

下豁先觀為快何如子以長淮迫凍為謝遠鮮于生
在坐屬伯機他日打一本惠及足矣曰諾既而杳然
明年辛卯秋吾友傳君士開赴官兩浙仍託以取逮
壬辰夏六月傳自杭特令人付來其碑作四巨軸裝
潢如法蓋亡宋故家物也噫坡書在霄壤間忠義之
氣鬱然秋色爭高雖片言隻字不可遺逸宜其世
寶而力致之也故心存夢想求以三歲之久跨越江
湖至自二千里之遠一旦高堂素壁如天球河圖弘
壁琬琰對越左右誠可貴也左山云古人不可復作
所得見者筆蹟而已况公斯文閎繫世教令人讀之
油然有忠孝之勸烏可祇以翰墨為之論乎然一
較之蓋印：泥折釵股之法也是月廿八日書於春

露堂之扶疎軒

睢州儀封縣創建廟學記

道之大原出於天以之脩齊治平格非心而叙彛倫
者孔孟之教之功也其為天下通祀宜矣况存神過
化之地乎儀封縣金正大間剖考襄東明三邑地立治
于黃陵之通安堡以古儀城在焉故名攷之儀即春
秋衛之邊邑其為孔輅預次封人請見之處諒無疑
矣兵後縣廢歲壬子國家經略河南移理於通安
南平城里桑土衍沃民俗便安然官府初創禮文之
事有未遑暇者吾夫子歲時假公舍而釋菜焉其邑
長盛君即議起廟堂於良方後為風雨攸壞癸亥秋
裴滿君自陳留令來尹斯邑既告謁顧清廟如是惴

嗚不少安乃與監縣與元刺等謀曰承流宣化事神
善俗皆我之責吾夫子政之本教之宗也嚮以濟時
行道轍環中國以木鐸而徇衛者屢矣千古而下時
移事在雖助邈聆遺音而二仲極奠車聲鞞肅焉
來格不侈大宮庭將曷以發越奎光致邑人觀感之
深者焉遂與繼任火者赤暨僚屬各捐俸易燕塋地
於東南陬士庶聞風亦翕然響應於是定方中繚宗
垣起禮殿啟神闕下至講堂齋舍庖福之所莫不完
美元聖素臣黼座有儼宏麗靖深蔚為東南宮廟之
冠教諭張庭珪等寔董其役君既代之明年尹程亮
簿劉楫嘉其謀作之勤烏可使無聞於後乃令學直
李攀鱗特狀來丐文以紀本末小子憚縉提憲閩海

道出茲邑親覩斯美周行慨嘆何有志成事也如此
是可書也因重為告之曰風化者致治之原人材者
為政之具人材盛衰民俗淳漓一係夫學校之興替
故前人以庠序為國之元氣誠知言哉我國家以
神武戡定區宇至成成間生聚甫集首闡猷設科擢
賢雋復戶後其所以開太平之基者固權輿於茲矣
逮聖天子嗣復張皇潤色越先朝有先如釋奠
具儀禁護著令內而開國學訓胄子庶幾成均遺法
外而勉郡縣鄉社置師儒以揉鄙朴擢用講明條格
甚悉於明德新民之具崇尚循誘之方可謂備矣而
任師帥者承宣贊理以副上之所尚宜何如哉裴
筮仕初以通國字充胄子教授宜其下車首議教基

敦風俗為本可謂知所務矣尹譚翼世為遼右顯族
資明達以廟學一節觀之知其為能官者某年月日
謹記

義勇武安王祠記

汲縣之治即故尉司公廨內舊有武安王祠莫究其
所始而可見者金泰和初信武將軍完顏師古重加
修飾昭虔禱而荅靈既也兵後廢撤不存有元中統
癸亥簿聶元擒詰強禦未即厥事假靈於神已而如
所願遂即治左復廟而貌之癸未之水又從而圮焉
至元丙戌真定錄判劉聚來主縣簿以游擊有功田
里頗安不敢居其能越神明是歸遂以起廢為已任
星甫周神栖像設一切脩而廣之妥靈揭虔中外交

肅既落成來懇文以紀本末仍表夫神之所以昭
者予乃為之說曰忠義者天下之大閑良心者眾人
之素性惟夫超倫逸群之士得時行道毅然不拔乃
能見二者之用而使後世畏仰愈久而愈不忘者豈
非公歟公遭漢室傾頽群雄血關玄黃之際識昭烈
而翊戴之紹延漢基而明君臣一定之分報效曹公
不為利誅以決去就當然之機至氣凌三軍威振中
夏而擅國士之風者此無他不過擴秉彛之良心信
濟時之大義耳公既沒其陰相餘烈加於生者殊多
豈豪傑英偉之氣無時而息加以人心素有聚精於
此默相勸盪有不期然而然者邪是則公為不沒矣
嗚呼其可不敬也夫故百世而下宮居血食袞冕而

王宜矣及夫世教下衰禍福倣動之說興淫祀妄禱
唯知曰我祭則受福此豈理也哉孰謂神廟而饗之
耶今汝等既新斯宇當念夫神之所以致斯者義而
已吾之所以感神者能極夫義之所至則幽明兩間
豈惟感格之理名實俱得將見簡穰之福降而
孔那矣俾刻諸麗石以告來哲至元廿八年五月重
午日謹記

勉齋記

人有不若之恥天下事未有行而弗至者况秉爨昭
融從容於循勉者乎郎中杜君季明聞僕名而喜之
書所著勉齋等篇贈予疾讀數過其脩辭行已一以
經旨為據有味哉斯言也誠信道篤持志堅進而

不畫者也予乃為之說曰夫聖人之道體微而用貴
辭要而理奧雖聖賢有所弗知故學之者不措也克
而至於極愚必明柔必強書之懋哉詩之匪懈皆是
也子思子因道述教發越微奧曰勉強而行之信聖
賢之善誘致用自得之良規也然之粹美之姿者不
可得而勉無資深之志者勉焉而未易得二者皆具無
致用之位徒勉一躬俾兼善之功不及於物斯亦君
子之所恥也故傳曰幼而學壯而欲行之由是而觀
士志於學不止徒善乃為循勉之極今君懿秉超卓
言慎行敏挺身穎波砥柱屹立遊公卿之門當形勢
之逢毅然以道義自任不為外物所移曰廣忠益思
成具瞻之美推轂多士以伸兼善之心正以負疆矯

之姿明當勉之理自誠而明由已以達物其大者遠者還有功而立致效也為不難將見一拳之石聳秦岱於目前一勺之水沛霖雨於天下是則嚮之思而得勉而中從容中道聖賢與同歸矣僕壯年竊有志於世已嘗少試於用間或勉中思得念天下之事莫此樂也今行就哀謝及聞伯夷之風振哀激懦取有不去其懷者因為長歌揄揚吾子之勇且寓夫余之感焉歌曰安肆日偷衆情之常乎黽勉日強君子之志乎施之有用斯又古人之難乎矯之杜君知耻近勇之倫乎見諸行事而復德日新乎牙磋玉琢殆起予者高乎行雖哀矣衷或誘其愚乎雖佩玉長裾尚足以利乎走趨也於是乎書

終南山集仙觀記

予自壯歲宦游四方經涉河山大地昔賢遺跡未嘗不仿徉臨望富覽勝槩而去尚自視澹然者獨以秦中一游每聞談閩輔形勢漢唐間風聲氣習翹之寰寰夢寐長往今年夏四月有虛齋道人楊姓者踵門來謁拈香具禮罄折而前曰側聆先生名德久矣自惟何素於焉得遇繼出一圖示余指似云終南縣重陽祖庭西南甘源水左由石塔入峪道即陟陰磴山行二十里而遠抵望仙平得唐已來集仙庵故址山中入傳云昔有古仙人呂翁者嘗學道於此近代有長生師劉公爰其崦曲幽勝清泉灌木陰湛連壑廼結茅雲隱畧有興築兵餘雲荒石老無復人迹林光空

翠景氣長新當時貧道從三洞弘玄師真侍香重陽
文室既而以法錄事辭師入山結習修靜遂步上甘
谷東峯不覺適喜曰此吾巢松稅駕之地也乃與方
外二三友道宣聰真筆定居而建其所當奉壇塲神
室等祠歲時清供鐘磬之音隱然山谷間如回嶺丹
棲諸峯漢洞神湫之境雲煙動色亦欣吾來盟洞明
真人祁公聞之嘉其志堅可與有立給觀名曰集仙
至元癸未皇侄永昌王易其額有玉清昭應之號
經營未已洞口有先人跡踵至復避喧趣靜斂裳霄
遊東入高嶺廬天柱峯及漫川之清崖往來逋止將
終身焉居無幾何悞為尺一喚去待詔闕下村
以禱尔上下之事自是齋屋致敬焉感台幽既呵禁

不祥扈從法駕往還兩京者凡二年于茲癸巳春蒙
恩復以傳送還本山將行切自揆遭遇明時莫大之
幸越玄門儘先重念山齋寂寥歸無片辭以勒岩石
使後之尋盟者曷以見住山歲月關先棲觀而雲龕
石室亦曾觀鶴書赴籠鳴騶入谷之音哉敢再拜以
記文為請且償先生平時所願言余嘗謂道家者流
以淡泊虛無為宗以忘言絕俗為事或者須人為徒
心存濟度如三洞五雷盟威正一等法行符勅水驅
逐疾疫鞭笞鬼物使邪氣罔奸兩間其於補助世教
有不得後焉者方之與世相遺歸潔一身槁死山林
長往而不來者為有間矣故樂為書之楊法諱道謙
蜀之銅梁人號保光子上世有以進士為巴西令者

某年月日記

彭澤縣創修二賢堂記

自昔宰彭澤者其麗不鮮獨二賢者至今屋而祀之
在縣西市里者靖節陶公也其在東門內者唐相梁公也
歲貌殘地揭虔斯在蓋其高風義烈上薄雲日千載
而下大有闕於世教者然也摠月周侯諒其如是越
到官之明年既治廟學遂遷二賢祠於神閣之右作
新宇以合饗之仍榜之曰二賢堂至元甲午春侯會
予於京師廼以同事相告且曰二公皆宰茲邑行已
去就有畧不同者先生試為錯言之余曰淵明以長
沙世冑起而弦歌知其不可而去及宋業漸隆不復
仕進義熙而後止書甲子明見耻臣於宋豈惟隱居

求志抑且勵薄俗而明大義也故綱目以晉徵士卒
之梁公有唐忠臣被謗遠謫志在復辟此隱忍就功
可以可速藏器俟時之意也若二公者考其跡則異
揆其心則同孟軻氏謂禹稷顏回同道易地則皆然
者是也一壺並祀何嫌何疑周侯曰嘻有是哉不肖
初心固不外此特取正於公耳今將謁諸公賦詩合
異同而萃全美幸內翰以首倡題諸篇端會歸付之
邦人俾刻石祠下以告二公雖云義起焉可關其說
焉於是乎書是歲三月望日記

克己齋記

御史中丞崔公作新齋於私第中門之內為朝夕見
賓客廣忠益之所扁其額曰克己中外士夫聞而疑

為蓋以公忠亮簡在帝心四方想見其風彩勳名事業無愧於昔賢方且致為汲為致力於方學者所務僕為之說曰天之降大任於斯人也俾經綸一世之事其時政之得失思有以論列之生民之利病思有以興除之人材沉滯賴之而薦舉奸邪橫恣仰之而糾繩况辨公私於事時不同之後論紀綱於功利競進之餘是恒處于憂患之域而踐于艱險之塗矣職臺憲者可謂責之重而任之不易矣自非材德備具卓爾千人之英志氣剛明信乎萬物之表偏蔽躁妄力制嗜欲之私視聽云為粹發性情之正厲忠直而靡他無瑕庇之可適既正身而格物先律已而治人者詎能厭公論而服衆心振清風於臺閣者哉而公

端本澄源之志實有在於此宜其於聖賢傳授心法切要之理默識心通景仰取法有不能自己者惟公歷事兩朝久執臺憲忠君愛物之念若饑渴之於飲食當其論列主宰之際在商匪躬挺然以直道偉論獨步一時曾無顧忌退縮之私固已循天理之至公思復本心之全德矣雖然廟子入室大賢得聖人為之依歸夙承善誘錯仰篤信猶不免違仁於三月之後矧餘人哉蓋天理人慾只在於公私一念之頃惟致知是期格物知至者動靜以察其變朝昏以精其思久蹈彛則靡息厥修者方造聖賢闡域故衛武公年登九秩作抑詩以自警司馬文正存守一誠終身不易今公既循聖賢治心行已之要道復如二公

貞固自持服膺勿失日就月將豈惟緝熙於光明將
見與昔賢同歸而不殊矣公以齋記見囑僕年衰老
懶於筆研敢直書臆見姑塞雅命云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九

嘉慶甲戌十一月廿七日清隱生校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

記

傳國玉璽記

粵皇王肇興必有靈既自甄董生所謂天之所大奉
使之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則受命之符如龜
圖龍馬火鳥之類是也三代而下視符寶為重世守
以傳體用大著維大元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春正月辛巳
御史中丞臣崔或聞故太師國王孫通政院倅拾
得家以寔甚出積玉託憲臺象胥闕：出者沽諸市以
物制非常竟不售今取而視之乃黝玉寶符其方四
寸螭紐文蟠四可邊際中洞橫竅其篆畫作蟲鳥魚
龍之狀即名御史裏行臣楊桓辨其刻文曰此先秦以

藍田與追琢受命璽也臣或即持詣言府介鎮國
上將軍都指揮使唐事丞臣王慶端通謁授進皇妃
御前玉音慰諭賜幣各有差翼日二月壬午朔金紫
先祿大夫中書右丞相臣完澤等率翰林集賢兩院
學士凡十有一人詣宿閣入賀有間皇太妃命
出斯寶賜諸臣傳觀精彩景氣先動宮閣翰林承旨
童文用等相與稱說曰斯璽也自秦迄今千六百餘
載中間顛晦固為不常今者方皇太孫嗣服之際
弗先弗後適當其時而出此最可重者蒙宣勸而退
臣憚復考其近而明見者按全集禮云玉璽一十
五面俱得之於宋內受天璽者宋紹聖間得之咸陽
陵氏當時命禮部翰林太常等官考驗係漢前傳璽

遂以禮祇受金亡莫究其所在今之所進其文章制
度玉色校集禮所載即此璽也昔晉見麟璽於江左
唐得賜寶於崔旆事出情悅傳疑後人元帝猶藉之
以中興代宗尚因之而紀號俱未若斯璽實前代有
天下者之鎮寶應運呈瑞不涉誕妄非人力所致而
一旦自至意者上天申佑奉而大之赫為新朝受
命貞符昭矣抑表夫曆數斯在開邦家無疆之休
者先賁前古矣稽首嘉歎於皇威哉臣憚自惟職叨
詞館獲覩非常老眼增明不為不幸可無文于後遂
綴緝本末用紀大瑞翰林學士嘉議大夫臣王憚謹
記

疏軒記并銘

安君世有雲中人父善甫亦佳士世有前進士舜臣
李公門倩性姿善淑言貌謙搗早歲讀書不樂仕進壬
辰後徙家入燕今屋文明東里有宅一區軒楹外隙
地寬閑分畦種蔬日以為樂友人過而以蔬名軒既
以秘監新泉武即楊子篆其扁又求秋澗野老明其心因
為之說曰貧家蔬食當米秉之半此止詩書為業蔬
淡自娛者也傳有之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饑我有
旨蓄亦以御冬蔬之為用夫豈小補者哉然夫子以吾
不如老圃辭而闕須者何蓋君子為學志其大者遠
者遲遊聖人之門以是為請失其志之所尚故也大要
士之處世隨其窮達本末先後為得昔汪氏以人嘗
咬得菜根百事可做胡康侯為之擊節嘆賞涪翁亦

謂大丈夫不可使不知其味斯民不可使有此色此
固大人之事但二公為之一轉語耳又比年來士夫
例有別號未免封已養高鮮不以清美自銜如以終
南為捷徑指少室而索高價者往有之恬不為怪
至於飯蔬飲水曲肱自樂庶幾顏氏克己之功將何
不可者哉於是書以為記乃為之歌曰翻庭菽雨
露濡兮秋高氣嚴碧雲腴兮夕掇朝烹供吾用兮日
費萬錢鼎食重兮一蔬糊口吾儕分兮既不知食肉
之多憂余胡為之遯悶兮咀嚼飢腸出奇策兮不致
蒼生有此色兮歌闋而去

漢大司馬博陸侯霍將軍祠堂記

羸豨吾治城西北郊有漢大司馬霍將軍遺祠俗相承

即侯之故封考諸傳注博陸鄉名職方載博野本豕
 縣地居博水之野故名終以陵遷谷變疆理蒼莽有
 不敢撫實者然以地形相度今之博野安知非漢鄉
 之博陸乎廟權輿莫究何代以信傳信必有所自至
 元十七年予按部次州來謁祠下荒壇喬木宛在目
 中老屋庳漏不障風日過客惻然心魄動盪疇為神
 晚而顧之邪因屬守以義起廢具邦人瞻吏諾而退
 逮三十一年甲午予承乏翰林省左署郎官劉源郎
 人也以東曹掾徐鳳來告曰弊邑霍侯祠者舊葺華
 今易而一新內翰幸不忘久要尚惠一言庶免夫旌
 紀寂寥之嘆蓋嘗論人臣以道事君身名俱全克始
 克終者世難其人三代而下能膺斯任者惟將軍為

然將軍諱光字子孟早以大忠至謨見知武皇及其
 受顧命付後事至擁昭立宣罔辜所托班固論贊雖
 殷之伊尹周之姬旦初不是過誠哉斯言也所謂伊
 周者為天立極為生民永命為萬世開太平是也其
 生則若爾其歿也與草木同腐豈理也哉且匹夫匹
 婦以一節獨行表見鄉曲尚能感激後賢尸而祝之
 於社况將軍乎然神即人之心也誠敬所在乃神心
 之所在今郡人業新斯廟歲時虔享罔誠起敬如見
 風采其為神昭鑒也審矣若曰修復故事敬共神明
 必獲禮於下執事此則神畜然之理吾不畜以是心
 徼之於冥也至元甲午歲上巳日翰林學士嘉議
 大夫王惲謹記

趙州栢鄉縣新建文廟記

三代治民之具，隨時更易，百世而下，惟學校存而不廢。蓋所以明天理，叙彞倫，止民於至善之地，故也。况在今日，有尤不可後焉者，維趙之栢亭，本漢鄆邑地，隋縣焉。宋金以劇稱，板蕩來，官府生聚，日就完美。唯吾夫子廟宮，鞠為茂草者，有年于茲。迨中統建元之明歲，監縣事茂都令馮仲德、佐史路或、教官范天祥等，相與起廢，方經理間，或者謂廟基迫亭，傳雜民居，囂湫卑隘，孰謂神一日居此乎？於是輟作，徐議至困，循閱三十寒暑，當至元壬辰，新令劉君因前政經營，緒餘謀於僚吏暨邑中耆宿，卜治城東南，陬作新廟，而遷之。復構講堂於後，俾肄業者有常處。越是年秋

仲上丁，尹率寮屬諸生，釋菜而落成之。鐘鼓具舉，籩豆有踐，威儀升降，肅焉煌煌。邑人聚觀，拭目興嘆，僉謂吾尹起百年之廢，一旦頓還舊觀，勤亦至矣。其可使無聞於後廼，以某走京師，介國子司業王君，構以學記來請。余以司民政者，能以學校風化為先，固喜聞而樂道之。嘗讀漢志論十五國之風氣，剛柔緩急，類雖不同，在聖人設教作新，必因材為篤，致諸中和而已。然精強多感者，易為化，底滯不材者，難為功。嚮嘗提憲朔南，屢至茲邑，觀其土壤瘠沮，且當南北衝要，民之奔走供役，勞止備嘗，勞則思，則善生。此人情之常也。况趙之風聲氣習，初不異於古，為守令者，宜知其俗之易牖，乃從而振德之，則前日殫絲跼躩

悲歌慷慨之俗將見強仁慕義攸興而不自已者皆
是也教基既立道由是生異時風俗至易人材輩出
而曰此權輿於茲不亦善乎匪然司牧者以應上虛
行為心士子者不以進修為實務其堵而宮之者作飾
羊告朔之所吾不知其可也至元三十一年歲在甲
午夏六月十有九日謹記

崇玄大師崇君壽堂記

先妣夫人靳氏系出安陽永和里不肖亦嘗提按兩
河相即臬司理所教知鄆中人物風俗為頗詳聞之
姻戚間女冠榮鍊師者志行修潔祭醮精嚴以道價
重一方速接際丰儀方願炯目綠髮童顏風度飄灑
有出塵之想蓋貞固內守和同應物以其道自在者

也大德丁酉予方供職館閣師寄示西溪紫山傑作
以壽堂記文見屬且曰翰林先生文學名德與二公伯
仲間爾儻遂所請曾道藉之儘不朽矣二公之文載
四披讀其稱揚與向所聞見而知者昭合無異今二公
已矣其文章氣節尚可振哀懦而傳無窮得遠名其
列固所願也乃為筆之師諱守玉相之農家女自幼
貞靜視紛華泊如聞道家言喜之國朝甲午歲中虛魏
大師以全真學主盟勳德之修真觀時師方齟齬出
家徃事焉既筭經明行修披戴為道士復研精正一
科式法錄號稱習熟至元乙亥嗣主觀事師淵默內
修聲光外著一旦責當弘演生張是者甚力貴族豪
宗欲謝愆過而資冥福者藉師修淨期於對越感通

故君請者無虛日法契會合風動遠迓學徒踵至信
向者聿來廼先昭先業擴充增飾截然一新御史中
丞西溪王公為述觀記稱師與緣弘教落自拔有
壯夫不能及者又蒙掌教洞明真人與進授之崇玄
師號年踰六秩特構靜室於為棲息晨起理玄務課
學者畢焚香垂簾痛自滌除湛慮澄心審物理之自
然悟道體之不息燕處超然而虛室生白矣容齋總
尹夙承庠拊仰挹真風榜曰信齋紫山憲使勒銘於
石表夫志道力行終始不渝之確其為名賢賞識如
此師之志行愈昭矣大德成成壽六十有八乃營
是堂為他日復真亭神之所道俗咸謂師山川炳靈
道德藉潤振清風開後學摹懿流先方期福壽未涯

何遽如許也然人生而死猶晝之有夜寓形宇內同
歸於盡此理之必然也今師不為虛誕荒唐之說所
惑能以生死外形骸造縱曠達以理自勝較夫烹煉
呼吸期於飛升不死昧理亂常僥倖萬一者可謂賢
也已年月日謹記

大都宛平縣京西鄉叔建太一集仙觀記

金源氏熙宗朝一悟真人蕭公以仙聖所授秘錄
太一教法於汲郡悼后命之驅逐鬼物愈療疾苦皆
獲應驗事蹟情悅驚動當世一悟傳之重明大定間
君住天長觀嘗入禁中論道稱旨寵賜甚渥三代虛
寂師以道價凝重一時泰和四年太極宮初建命師
主焉其四代東瀛子即祖房孫諱輔道師人品峻潔

博學富才智士論有山中宰相之目大元壬子歲
應世祖皇帝替師之聘占對稱旨上以有道
之士特隆禮眷賜號中和仁靖真人寶冠錦帔副馬
及登大位中和已仙去玄談粹宇有不能忘者
詔五代度師居壽至京師特建琳宇勅額太一廣
福萬壽宮命主秘祀其香火衣糧之給一出內府逮
今承化純一真人全祐繼奉祀事十載間以受業者
衆國之經費日廣堅辭廩料至于再三有司上議禱
祀重事供給所需不可闕也全祐謙搗之請亦不可
違也良田菓植隸大司農者量宜頒賜置為恒產遂
賜順之坎上故營屯地四千餘畝復慮未臻豐贍元
貞改號歲七月載生明之二日上御神德殿平章

政事領大司農臣怙哥等言宛平縣京西鄉馮家里
隸農司籍粟林叢茂川谷間以株而計者約五千數
若盡畀全祐庶幾資廣道廕永昭祀事制可全祐
榮被恩眷乃自諗曰吾道家者流清心繕性歸潔一
身何以仰答恩私有廣開福田朝香夕火祈天永命
介求多祉而已明年丙申春相栗林隙地重崗環抱
主峯面其北下苾寒泉泓澄碧湫旁地衍沃可引灌
溉既奠厥屋中構正殿三楹像事玄元九師祖師真
官二堂位其左右前翼兩廡下至齋舍厨庫莫不備
具四周繚以石垣前啟玄門榜曰太一集仙觀工既訖
功以不肖猥同井閑且承乏太史求文諸石昭示來
者若稽載籍如元魏之寇謙之李唐之司馬子微皆

以道術昭著顯蒙寵賚史臣屢書特書于以見山林
處士裨贊治化延昌鼎祚不以獨善為高時君世主
欽挹真風優加禮遇不以崇高為大千古而下先賁
簡冊今純一師操履貞固精嚴祭醮至蒙兩宮眷
顧而圖報之誠惟恐不及是觀之建特其餘事耳其
感遇之盛與前世同談而共美者矣是可書大德元
年九月望日
隆福宮左都威衛府整暇堂記
元貞二載秋八月隆福宮左都威衛府起堂於肆場
中央度宜面勢不侈不陋于以簡閱車徒角較伎能
秉號令而觀威武焉既落成榜之曰整暇佐幕張浹
盧愷奉威衛王公之命以記文來徵嘗聞公之選帥

率府繕修戎政桓桓赴赴蔚有成美若夫營壘雲橫
耕屯繡錯儲廩實而豐饋餉建警樓而謹朝昏歲時
都試申明節制旌旆精明鼓角清亮坐作進退又為
餘事至於醫藥有局吏休以時宣暢恩威撫養士氣
以之宿衛宮闈扈從巡幸肅將斧鉞中外辨嚴其
趨事赴功士卒輯穉優劣得所自非老臣宿將謀畫
素定視若無事者其能如是乎可謂既整而且暇矣
顧老生常談安能發越其梗聚然有文事者必資於
武備而武備者所以昭乎文德也僕雖耄尚能效一
辭於尊俎間蓋天下之事曰輕曰重皆有體用明其
體者必致於用又古之君子不足其已至貴乎善推
其所為以極經濟之美今公以重厚英偉之姿膺爪

牙委寄之任。罄殫忠勤，夷險一節。智慮精深，有古良將之風。祗勵廉隅，挺士君子之操。寓軍政於國容，廼師中之貞吉。宜其特蒙 瞻倚，有謀猷克壯，曉暢軍事之諭。所謂明其體而得效用之實矣。推而廣之，茲惟其時，需洪恩而釐宿赦，只在從容一言之頃。俾內外諸軍，汰冗濫，蘇彫瘵，極精銳而伸鬱抑。威若茲軍之整暇，輔助文治，固太平不捷之基。億萬斯年，實顯顯屬望。是則茲堂之構，豈特整暇一軍而已哉。雖晉楚名卿，賢大夫復出，優游戎幕，相事機而措時宜，恐不易吾言矣。使榮祿大夫塔刺海資德大夫中書右丞王慶端、昭勇大將軍阿刺不花、其貳武德將軍完者、廣威將軍董守敬，曰武德將軍曲失帖木兒、信武

將軍張智榮、賈簽其事，詳書其僚佐之姓名者，見碑替之勤，謹興造而重事功也。大德二載，龍集戊戌，謹記。

青巖山道院記

衛冀太行東麓，山形迤邐，自南運肘北闔，其間峰巒欹斷，如巨靈初闢，望之儼然而嶢秀者，蒼峪也。循峪北驚，越蒼池山，愈深愈雄，峻可愛，泉溜益清而駛望東北，行約十餘里，抵青巖山，足崑壑，尤美。四顧皆崇山茂林，列峙環拱，其東面有洞府，軒豁層岬，上寬廣丈許，邃四五十步，其中泉水泓澄，深巨測，春仲二日，洞出光，恠恍惚，泓水湧溢，漂浮塵滓，濃瀉山谷間者，一晝夕，歲以為信，俗呼曰水簾洞。山藉之以清，物資之

以潤清潤之氣不特散而為烟霏翠靄鬱而為良材
靈槩銅鏐玉石之美必有卓異幽隱之士炳山谿之
英靈增景氣之勝槩如廣施神志存隱卹陰主蒼巖
唐甄濟隱居茲山至遠近化服分死完節不汚祿山
近則四僊清修道行留頌委蛻不謂之炳靈增勝可
乎洞側道院即四仙樓遺址山空人去石罅雲荒
獨一殿歸存至元三禩為全真學者李志和始踰處
石磴以修復為已任劇崖堙谷展拓菴地除梗補罅
夷為坦陸重構玉帝殿洎東西兩廡山靈位聚仙亭
下逮庀福門屏以楹而計者三十數仍改瘞四仙鎖
府中統初元太一五代師居壽奉命授龍牒玉簡
勝蟹之對以昭景既厥後闔境旱暵郡長吏來禱車

甫旋軫甘澍霽霽速志和修復增宏郡民於水感涕
日少長畢集願伸瞻禮廼盛為儲侍人具醉飽而歸
於是蒼峪勝蹟靈奕一方而遊觀嬉樂亦復承平之
舊府僚豕韋國井君德常嘉師勤瘁為主張資藉者甚
力及來京師復以興建託文為請予郡人也不敢托
哀老辭切嘗讀金華洞天記中土山林名勝不載於
仙籍者尚多惟蒼峪為天脊左戒真區去郡里餘一
牛鳴危峰疊嶂環遠郭郭磔磔風烟秘藏靈異幽隱
之士代不乏人亦洞天不載之一也由志和擴而大
之其名固亦佳矣然以遺跡致為尚有未盡者今廣施
有廟四僊紀行而甄公大節雖傳卓行於唐史發幽
光於韓筆在山中故事獨乏旌記予歸能屋而祀之

俾後之游居者均知景慕審夫出處大義所在以之
勉志節而礪薄俗則子與志和名跡附麗前賢共茲
山而傳無窮矣井君曰唯大德龍集已亥上巳日謹記

創建伊洛五賢祠堂記

大德丁酉春洛陽薛君友諒即邵氏安樂窩故址起
祀屋中設康節迂叟明道伊川橫渠肖像庸致歲時
香火之奉榜曰伊洛五賢祠神嵩清洛光動戶庭明
年秋來京師屬不肖為之記廼告之曰二帝三王修
已治人之道待孔孟而後明立極垂憲貽則無窮不
幸厄於秦雜於漢歷六朝隋唐雖有名公碩士間作
迭出其氣量足以恢弘至道闡隆異端奈智識不能
盡窺聖賢要與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又局夫章句文

辭之末亂以功利禍福之說故學者汙漫支離莫知
統紀時則有衛道之士而無傳道之儒陵遲至於五
季其斷喪可謂極矣伊洛諸公奮起百世維持道樞
探窮淵源克紹絕學內有以究聖賢規模之大外有
以備踐履節目之詳故孔孟之教復明斯文得歸於
正後學知所適從蓋二百年於茲矣然科舉利祿之
習既久遽未丕變以極夫功用之至伏遇我

世祖文武皇帝資挺上聖運啟林明崇尚儒術尊禮
賢俊於是許膏王姚諸公宗伊洛學陳說孔孟立極
垂憲之教以致二帝三王所以修己治人要道益已
收明德新民殊効於中統至元之際今內而贊助經
綸外而佐理政化多前日執簡傳經之士推原本自

則伊洛諸賢發明維持之功不為鮮矣雖配享學宮
天下通祀可也况二程世家河南康節迂叟橫渠聿
來胥宇相從至數十年之久聚精會神推明討正莫
匪修齊治平之方性命道德之理至於談笑遊行亦
皆格物致知之餘篤志力行清修苦節專以移易風
俗勉勵學者為主今讀遺書按故迹其英邁純粹氣
象尚可髣髴復廟而貌之俾向之景仰高風者足以
致其誠懇今而後瞻拜清光者可以感其善心尚何
俟贅蕪陋於其間哉敢以不敏辭友諒曰昔潮人修
韓文公廟東坡有碑南雄起三先生祠晦庵作記謹
歲月以示來者不為無例曰若板援昔賢則不肖年
迫衰老懶於筆研又瞠乎其後惟友諒先世為洛中

名士其讀書慎行名道仕版可謂不墜箕裘矣前任
常德府推復九賢祠今又瓶茲宇庶幾有意於修已
治人者非特徵取美名而已也是不可不書大德戊
戌歲冬十二月臘日記

汴梁路城隍廟記

汴梁之廟事城隍神其來舊矣壬辰兵後廢撤不存
河南路兵馬都總管劉侯福大懼無以妥靈揭虔曰
事神治人守吏職也可偏廢乎於是相新昌里爽壇
地西南二方畧以通衢劉侯私第隣其東北則抵居
民萬氏廣袤餘七畝繚以崇垣中起正殿像設有儼
前敞臺門高閣嚴肅左右則環齋構室敦請女冠孟
景禮向妙順朱妙明輩相與住持黃奉香火景禮回

元宗獻之女童卅入道以彤管之懿資膺黃冠之妙
選享年八十有五無疾而逝妙順亦出名家探蹟玄
理解解屬文辭與孟同年仙去景禮臨終貽屬妙明曰
汝等祇嚴修潔善守廟祔毋負劉侯付托妙明唯曰
敢不敬承誨音歲甲辰劉侯命侍人周氏韓氏披戴
禮棲雲王真人為師訓周曰妙元韓曰妙溫與妙明
為徒侶所需衣糧皆出劉侯資給妙溫妙明俱壽臻
期願相繼蟬蛻既而劉侯第四子保定路總戶某卒
夫人徒車氏痛伉儷之中睽感榮華之易歇聿來栖
跡法號妙真道俗咨嘆祠宇為增重焉妙元泊妙真
罄剝粧奩資藉刻苦樽節遂重修正殿臺門創建獻
廡子孫司及道衆寮舍齋厨輪奐一新蒙洞明真人

行稱賞加妙元以純貞素德散人之號今年登七秩
日誦五千玄言為課朝夕焚頌祝聖人壽願天下安
鶴髮童顏精健不少哀復慮興建本末不能昭晰於
後先書幣京師求記於秋澗翁子宦遊大梁者屢矣
故國遺跡亦嘗周覽今雖哀老忍無一言載名其間
謹按祀典陽氣升而天神降地道肅而人鬼出自邦
國達於臣庶家祭秩切近者社稷五祀而已城隍神
初未載也世說秦功臣馮尚見夢於漢高帝曰奉天
帝命與王知領城隍陰事雖儻恍不可致詰然自漢
訖今遂為天下通祀社與五祀雖有常尊當時用事
莫城隍若也况汴梁為六代都會四方湊集城池盤
礴衢陌交通人物號稱繁夥精英之粹集晝夜開闢

死生變化幽明兩間其有神為之主司也審矣夫城隍地道也古人求神各以其類今俾女冠主其祀事宜矣傳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言誠潔可以感通神明也如景禮妙明妙元妙真等或出於詩禮名家薰膏鼎族清修道行敬奉神祇致廟貌完固闔郡瞻仰雖其誠篤致然亦由神明有以護持者哉而推源本自不忘劉侯經始之勤是可書大德三年十二月吉日記

真常觀記

大都南城故直中里真常觀為全真學者重玄子樊君所建也惟全真教倡於重陽王尊師道行於丘仙翁逮真常李公體合妙用動應玄機通明中正價重

一時可謂成全光大矣重玄子自童壯受業為資爽朗嶄然已露頭角由是日獲承侍聽其諄誨仰其高風神志灑然春融蟬蛻與之俱化玄覽暇詩章篆隸亦時習之既壯辭達體要與事物接無所礙滯眾以不凡許之真常師嗣主法席委掌資用出納明會計富已無私焉師為稱賞曰財賄眾所貪得今遠疑怨不為行妨吾將大有以昇之時朝家欽挹真風所在官觀相望和林都會地獨闕焚頌之所乃選充道錄俾張皇教基供奉闕庭雖越在風沙數千里外慨然命駕曾無難色至則潔已應物通變無方致宗風弘演王公貴人為之尊禮主張蒙中宮賜金冠錦服俾降御香於燕都師真紀堂殊光顯也庚戌間真

常真人泊十八大師先膺寶冠雲帔下至四方名德亦獲紫衣師號之寵改觀為宮周旋之力為多繼奉旭烈賢藩教旨提點彰德路道教事逮誠明真人嗣教念其耆識殊願昧也晚節退休與時消息至元二十載易張侯故第為幽棲所榜曰真常觀示不忘本也崇室為殿下至齋厨庫廡修治完整復置蔬圃一區自郭田二百畝資給道眾乃洒掃消潔廣植花木使境趣靖深日端儼丈室炷香撫琴客至問何為曰吾方凝神坐忘與造物者遊凡往來者皆一時名公如李敬齋趙虎岩翰林王慎獨左轄姚雪齋鹿菴王承旨少傅竇公冀國王公愛其風度才識締方外交太史公曰視友知人賈其然乎元貞元祀正月五

日師晨興召門弟子齊道亭劉道安付以後事怡然而逝閱世四百五十六甲子寧神於五華山僊瑩道亭純直有持守祇承遺緒朝夕端三增飾固執惟恐失墜掌教玄逸真人與其進署宗門提點加冲玄師號一日介劉道錄文甫請述觀記予僚契雷若齋與師昔同鄉校黃緣有一日之雅且重劉請勉為件右切有所感焉乃為之說曰二氣氤氳五行儲精長材秀民無世無之第學以致其道行以致其用功成名遂者幾何人斯當金季倣擾綱常文物蕩無孑遺其時設教者獨全真家士之慕高遠欲脫世網者捨是將安往乎嘗究其說不過絕利欲而篤勞苦推有餘而貴不爭要歸清淨無為而已如重玄子扶翊道紀綜覈

玄務公材吏用藹然見於脫穎游刃之外其妙固翩
翻而獨征托遺響於高風者矣然推本源自信其良
知良能耿耿有不可掩焉者不謂之長材秀民可乎
向使率性以明當然之理務學以廣通變之方列周
行握事樞以投功名之會樹立嶢絕恐不如是而止
也撫卷懷人為一慨惜師諱志應字順甫出平陽汾
西官族自稱重玄子法號淵靜通虛大師廣陽之真
常麗澤之靈都皆別館也仍為門人作望思歸東之
篇其辭曰瓊芝岷冠兮青霞襲裳遠引高蹈兮與道
翱翔至人出在兮化現無方驂駕鶴馭兮力振玄綱
仙遊有恨兮門人涕淚蓬萊東望兮雲海茫茫松桂
輪囷兮鬱鬱其芳偃息有室兮燕處有堂仙標彷彿

考誨音琅：師今不見兮莫知我傷宗風通暢兮羽
流有光神遊故山兮陰儲吉祥倒景遺照兮土苴是
揚庶幾華表兮歸來之章

故翰林學士紫山胡公祠堂記

紫山胡公捐館之三載彰德監月脫里不花暨廉訪
使完閣與郡士民詢謀僉同乃像公於治城西郭別
墅之讀易堂于以揭虔妥靈致歲時香火之真諦不
肖交款知平生詳請書其事於石酌量契義不敢以
哀耄辭夫士有生無聞于時潛德幽光發越于後蓋
行義立言曠世而相感也亦有富貴薰天振耀遠迩
卒然傾謝磨滅無紀豈德薄用鮮無可稱述而然耶
若夫其生也為人所敬慕其沒也致人所懷思至衡

於志慮見於彙牆非人品峻絕事業顯著盛德至善
感格人心悅而誠服有不可忘者安能如是哉紫山
固名士才大夫佐理於朝諫言直論不屈權貴作牧
名藩吏畏民愛治行為諸郡最擢任風憲擊奸發伏
褰衣具瞻有風動百城之目其臺閣之清規幕府之
公論固在也曰并汾曰齊魯遺愛善政亦不忘也即
於鄉郡未嘗臨泣今像而事之余初甚疑既而得其
說焉金季喪亂士失所業先輩諸公絕無僅有後生
晚學既無進望又不知遠從或泥古溺偏不善變化
或曲學小材初非適用故舉世皆曰儒者執一而不
通迂闊而寡要於是士風大沮惟公起諸生秉雄劍
之後德自起卓之奇木慨然特達力振頽風志大業

致實用笑談議論揮斥流俗文章氣節振蕩一時其
見諸容度事業者皆仁義道德之餘剴明正大終始
一節追配昔賢矯革時弊故天下翕然想聞風彩皆
曰紫山學備四科望高一世真豪傑之士爭先覩為
快况二侯與郡士民執經傳道質疑請益獲親炙而
為矜式者哉沒而配社尸而祝之援例祀典其誰曰
不然若以匹夫而作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論之
振哀激懦屹砥柱之孤標回狂瀾於既倒清風之所
激德澤之所及靈丐後學多矣是則係斯文之盛衰
與士風之輕重非相人所得翫而私也雖然二侯出
貴族世胄樂道而自忘其勢尊賢而能知所宗昔鄒
孟氏譏列國諸侯不能尊賢迺曰貴尊賢其義一

也。垂訓深矣。後世之監牧實古諸侯。今二侯取法聖賢於千載之後。行古者所不能行。其賢於人也遠矣。豈止如是而已。後之讀斯文者。將有所興感而取法焉。公諱祇。通字紹聞。自號紫山。磁之武安人。由中書郎官。歷河東。山東。按察使。濟寧。總管。任至翰林學士。大中大夫。大德五年歲次辛丑。清明前一日記。

昨城縣廟學記

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儼景風雲。戡定屯難。替敷文德。共致太平。故孔子曰。如有王者。作必世而後仁。鄒孟氏亦云。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信哉言乎。惟昨邑金末城宜村。渡行河平。軍事以扞禦兵衝。既而國朝帥臣撒吉思不花。監總五路兵。蹙蹂餘燼。攻

而拔焉。駐軍守據。迫金主東走。睢陽。斫營夜闕。竟歿死城下。先是公父棚只秃魯花。以萬夫長。將選鋒圍困大名。中流矢而卒。迨金亡。朝廷追錄載世忠。盡賜夫人楊氏世封戶於昨。孫不闡。奚寶嗣。其後雖州遷而縣其故家。遺風餘俗。固在也。當金末危急。草創際。俎豆之事。有不遑及。國朝甲午歲。漕使宗亨肇建禮殿三巨筵。壯麗翬飛。為諸路冠。後三十五載。尹劉庭撤而新之。復起明新堂於後。其臺門。賢廡。尚闕。學舍。生徒。初不論也。迨元貞改號冬。嗣侯普闡。奚擢任本道廉訪使。路出于昨。首謁廟宮。觀其如是。曰。欽惟。詔條青膏。在我。乃敦諭尹張孔。鑄以興修。為任尹承命。經營有方。趣辦惟謹。首建神閣。擇師立學。縣

中子弟來受業者日衆侯乃出所藏經史數千卷資
藉講誦尹復闢良田五頃造祭器百餘事供給二丁
釋菜諸生廩料之費兩廡方締構而及瓜代後月李
君卒成其役仍繪七十子諸大儒肖像于壁昨之廟
學五十年間狼藉蕭條始克完具人知敬仰俗興禮
讓仰副朝廷崇尚之意皆由賢侯一言勉勵之誠
所謂王者必世而後仁世德之臣哉定屯難贊成太
平者於斯可見矣侯今由內臺侍御史進拜行臺中
執法將南過鄉國請書其事於石乃為說以告之曰
惟孔子之教推明至理敦叙彝倫裁成輔相之道修
齊治平之方本末具備細大不捐垂憲立極萬古不
易孔子明其道而無其位宜言無所施後世帝王必

需崇尚鄉相守令所當奉行雖無禍福之休誘而從
違之間有真禍福存焉固匪利害之牽率得失之際
有實利害係焉惟其費不可闕乃修而明之審夫切
而不可緩故勉而勵焉惟侯出貴種世冑敦說詩書
好尚禮義內剛明而外文雅審事宜而達從政立身
揚名已收功於踐履今復以得施之鄉邑可謂善推
其所為矣然君子不安於小知而期於大受光天下
之事惟宰相臺諫得言得行擴而充之正在今日昔
武元衡修治廳壁柳子作記孔道輔以直道進用宋
史有傳侯始欲我記昨邑廟學而已耶易曰苟非其
人道不虛行又禮云人存政舉誠能繩武贊文先昭
先業克盡去臣之義由一邑以達之天下則道被均

弘俾秉事樞矣僕雖耄將執筆以俟焉大德庚子歲仲冬既望謹記

宜遠樓記

奉聖甄君居敬粵自父祖謹身節用保守恒業以篤實稱鄉里居敬尚文雅喜交游襟韻洒落義氣所在略無凝滯始來居燕都城善心計而擁高資者甚夥門廬服玩例尚修潔居敬一旦以僑寓造迹其間不肯碌碌出人後於所棲息起構小樓華而不侈高而不危雖處市屋闐闐之間頓出車馬雜喧之境予以合集朋簪暢通幽懷請名於予乃取六一居士天寒山色之句扁之曰宜遠詢義何居復謂之曰樓之為用便爽塏而向高明必占據形勢之雄坐得溪山之

勝予嘗登斯樓憑欄四顧金城千雉青山三面環遶拱侍嵐光翠色令人顧揖不暇朝暮陰晴變態百出或橫修眉於天宇或出寸碧於雲間雖呈妍首奇於百里之外不煩蠟吾之屐拄彼之筇雙目以之增明詩脾為之借潤矣其於幽遠不亦宜乎此特形於外者如是其係於內者又有大於是焉者甄氏先世既以篤實稱其積累之厚蘊蓄之深逮居敬而後發之今既崇基構而勤丹雘矣復能傳訓子孫俾為學止善奉承罔替則締構鞏固傳示永遠亦以宜矣傳稱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富有曰苟美矣又君子創立基業必垂緒於後其是之謂歟居敬恐而謝曰有是哉問一知二皆僕所未聞也請書其詞庸

為警戒又何俟燕雀之賀成請善禱於張老也犬德
辛丑歲十一月廿一日 秋澗老人記

移忠堂記

王全州之子元宗敏愿通粹有麟趾雅厚今為魏府
別駕一日拱而言曰維先祖驃騎府君起壠畝際風
雲奮從戎列收河朔於百戰之餘以至出建大旆入
貳行臺索瓌榮戰摠制魏師者四十餘年維是一二
堂廬皆平昔所晏息諸孫無所肖徂承藉德蔭乃今
有光永言追思於維則者未也幸憲使惠顧念其貽
孫之謀燕翼之厚為題扁以示來者俾子孫銜訓嗣
服蔚為矜式敢再拜以請余仰而嘆俯而思曰有是
哉何其孝之純也夫人之行莫大於孝莫大於顯

親顯親莫大於立身揚名立身揚名莫重於以忠述事
蓋一致二極臣子之忠孝也傳不云乎教之孝所以
求其忠也嗚呼忠之為用至矣故居家則盡心於親
進官則竭力於上與友交而言信為人謀而盡誠蒞
政則有恪戰陳則有勇其見諸日用間者能是一本
夫愛之深孝之極也舍是將何所取則焉吾已見汝
乃祖府君持心二極屬槍攘之際奮勇略為先迨分
定之後獵忠義為本其殊勲茂績紀太常而勒景鐘
者可謂立身揚名之道昭矣汝父嘉議君復能篤繼
忠貞勤勞王事其振肅臺憲拊循殊方冠冕於
天朝也行有日矣豈非由孝而忠自忠而有立耶
將有煒前光濟厥世美者青不在吾子乎故題之曰移

忠蓋取孝於親則可以移其忠於君之義也若夫親安而氣愉家理而官治友信而謀成吾子行焉綽有餘裕尤當勉其所已行而進其所未至俾親顯而名益揚身立而道愈彰蔓為百世無窮之傳可也異時有登斯堂讀斯文慕樂昌之風而興起者將見為是堂一致二極之本又何啻王氏之槐也哉於是手書

遊東山記

至元辛巳歲春三月余按部黎陽膏澍連朝明日夏孟丙寅朔天宇開霽大徑堆阜景風明澹畫如也拉友人宋祺洎諸屬吏囊筆載酒來游茲山遂自西南騎而陟阻抵岳祠下既視香步上中層至濛鴻亭址讀刺史遺元勳亭記文甚奇麗稍北至中頂勢夷

衍即李魏公中帳蓋徑之絕巔也山形再成峻層石壇爾東北行不百步陰崖崎嶇扶掖而下憇龍竇巔上少焉降觀西陽明洞記開元間山人李真題名筆勢飄逸有焦山鶴銘風格其上龍崖方廣天然而龕上竅極大盤旋若螺殼然邃頂而去窈不知其幾何也意者山澤通氣此正大徑口鼻哈呀吐納之所非有異也宣龕以侯爵錫之不幾於妄濫乎盤礴久之下山造靈昌諸君繼至尋前盟也相與稽首彌勒尊像真鑄鑿本末以寺石麟考之為高齊所造無疑左右磨崖題識甚多得魯元翰張浮休賦詠各一周覽既已與客聯鑣東行踰大河故瀆入牽城登瑩金山觀仙人拖裙石水蒼色苔昏雨溜雯華漬裂誠若碑

積狀者其西有元豐政和題記照刻幾滿皆奇筆也
遂探白金泉瞰玉女洞口傍勒建安人徐閔中泉眼
銘兩蘇模糊略辨首尾於是躋巔會勝主人取軟脚例
開樽連酌觴詠總交幽懷共暢不知山蹊之迂登頓
之勞也既而寒日下悲風來逕北麓穿蒼城按觀隋
唐塵制未刻入自北門譙群賓於清白堂酒數行張
鄭諸君舉觴屬子曰今日之游樂且有融盞簪而來
似非偶然第遷變已來三山濯等為丘垤其能極
宣城之賞當子長之游乎然山以賢稱境緣人勝如
赤壁斷岬也蘇子再賦而秀發江山峴首瘴嶺也羊
公一登而名垂宇宙况茲山也名載夏書功存禹迹
閔河大地形勝依然斯行也垂橐借來相載而去幸

吾子筆之歸為兩郡先且紀蒼烟寂寞之會仍得造
名其間為他年林下故事非偶然者不爾甘逋客廼
俗駕幾何不為疊嶂措譏山靈見謝也耶

唐建昌陵石麟記

唐昭慶陵在新隆平縣南十有三里使相鄉王尹里
其石儀一十八事儼然具在內二石麟身首蹄鬣一
與馬同第題頭有駱突出內歲祀其端所謂示其武
而不用者也兩膊雲豔光拂駿鬣尾上揭類牛而短
雖兩蘇模糊雲華剝裂而制度精絕可愛傳曰麟四
靈之瑞庸身牛尾一角五彩色備王者至仁則被應
而出又云視明禮修則至今刻像列諸陵闕豈顯夫
祖宗生有至德歿備盛飾以表其仁厚故耶既而入

東南招提。讀開元十三年。縣尉楊晉所撰碑頌。蓋知
為唐皇祖宣簡公懿王陵墓也。儀鳳元年。高宗追謚尊
號宣簡曰宣皇帝。陵曰建昌。懿王曰先皇帝。陵曰延
先。仍配守衛者三千人。勅象成令專知檢校。州刺史
歲別一巡。其石儀之制。固當追尊崇建。歲作也。寺即
提章間立。額曰先業。由是而觀。其夤奉之嚴。守衛之
盛。累聖明禮之禮。郊歌時薦之儀。固云極矣。今陵園
夷滅無復。所見有荒烟野田而已。嗚呼。盛極則隨衰。
藏侈則厚發。此必然理也。上世葬之中野。不封不樹。
何模金暴露之有。文質中判。古不能復。然則何為而
可。漢之灞陵。其中制于至元十九年。壬午歲。夏六月
十九日。秋。澗王惲記。

汎海小錄

日本蓋倭之別種。惡其名不雅。乃改今號。其國在洋
海之東。所屬州六十有八。居近日出。故曰日本。國王
一姓。宋雍熙初。已傳六十四世。中多女。至今所立某氏
云。大元至元九年。上遣秘監趙良弼通好兩國。次
對馬島。拒而不納。十七年。已卯冬十一月。我師東伐。
明年夏四月。次合浦縣西岸。入海東行。約二百里。過
拒濟島。又千三百里。至吐刺忽苦。倭俗呼島為苦。又二千
七百里。抵對馬島。又六百里。踰一岐島。又四百里。入容浦口。又
二百七十里。至三神山。其山峻削。群峰環繞。海心望
之。鬱然為碧芙蓉也。上無雜木。惟梅竹靈藥。松檜杉
羅等樹。其俗多徐姓者。自云皆君房之後。福字。徐海

中諸嶼此最秀麗方廣十洲記所謂海東北岸扶桑
蓬丘瀛洲周方千里者也又說洋中之物莫鉅於魚
其背鬣矗然山立弥亘不盡所經海波兩圻不合者
數日又東行二百里艤志賀島下與日本兵遇彼大
勢結陣不動旋出千人逆戰數十合者凡兩月我師
既捷轉戰而前呼聲勇氣海山震盪所殺獲十餘萬
人擒太宰藤原少卿弟宗資蓋前宋時朝獻僧奄然
後也兵仗有弓刀甲而無戈矛騎兵結束殊精甲往
往以黃金為之絡珠琲者甚衆刀製長極犀銳洞物
而過但弓以木為之矢雖長不能遠人則勇敢視死
不畏自志賀東岸前去太宰府三百里捷則一舍而
近自此皆陸地無事舟楫若大兵長驅足成破竹之

舉惜哉志賀西岸不百里有島曰毗蘭俗呼為觸髅
即我大軍連泊遇風處也大小船艦多為波浪捕觸
而碎唯高麗船堅得全遂班師西還是年八月五日
也往返凡十月者大帥欣都副察灰次李都帥率山
次宋降將范殿帥文虎摠二十三南一十三隋唐以
來出師之盛未之見也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



嘉慶甲戌十一月廿二日校讀此卷



